

王先謙

漢書補注

君宜署

二十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18

22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藏書

陳勝項籍傳第一
嚴助與賈捐之
同傳之類是也

漢

蘭

臺

合江文苑

固撰

漢書三十一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瑯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陳勝字涉陽城人師古曰地理志屬汝南郡補注齊召南曰志屬潁川不屬汝南顏注誤

當是潁川之陽城先謙曰潁川陽城在今河南府登封縣東南三十五里皆謂汝南郡也吳廣字叔陽夏人也師古曰地

陽夏蓋是楚郡所屬今陳州府太康縣治勝少時嘗與人傭耕師古曰與人與人俱也傭

傭也言賣功輟耕之壘上壘上謂田中之高處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師古曰但一人

皆不相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師古

大鳥也水居鵠黃鵠也一舉千里鵠音胡督反補注沈欽韓曰秦二世元年秋七月發閭

左戍漁陽九百人師古曰閭里門也發閭左之人皆遺戍也解具在食貨志勝廣皆為屯

長師古曰人所聚曰屯為其長師也行至蕲大澤鄉補注先謙曰蕲漢沛郡縣秦屬泗

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師古曰度謂量勝廣迺謀曰今亡亦死舉大名亦

死等死死國可乎補注先謙曰史記索隱謂欲經營圖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

子不當立補注王先慎曰索隱姚氏按隱士遺章邯書云李斯為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

虛受堂

010190611480

蘇曰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師古曰數音所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

未知其死師古曰如或說皆非也此言我聞二世已殺扶蘇矣而百姓皆未知之故勝廣

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項燕為楚將數有功音一干反愛士卒楚人憐之或曰為在

沈欽韓曰楚世家六國年表王翦傳並言先殺將軍項燕後虜荆王負芻獨始皇紀言二

十二年虜荆王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二十四年王翦蒙武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

殺推校陳勝言或以項燕為在者則始皇紀作自殺為是若先一年今誠曰吾眾為天下

倡宜多應者師古曰倡讀曰唱謂首號令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眾廣曰為然迺行卜者

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李奇曰卜者誠曰所卜事雖成當死為

怪也蘇林曰狐鳴祠中即是也如淳曰呂鬼道威眾乎或但用人事也師古曰李如之說

皆非也卜者云事成有功然須假託鬼神乃可暴起耳故勝廣曉此意則為魚書狐鳴呂

咸眾耳補注沈欽韓曰列子說符篇楚人鬼而越人穢張湛注信鬼神與穢祥呂覽異勝

寶篇荆人畏鬼越人信穢此卜者語勝廣之意也先謙曰官本注無或字曉下衍其字勝

廣喜念鬼補注先謙曰索隱念思也曰此教我先威眾耳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

魚腹中師古曰罾魚網也形如仰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師古曰亨又間令廣之次

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鄭氏曰間謂竊令人行也張晏曰戌人所

言密於廣所次舍處旁叢祠中為之非戌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

構謂結起也呼音火故反補注宋祁曰旁音步浪反王念孫曰張說是也下文言卒皆夜

驚恐則此火所明是戌卒所止處非廣所止處也且構火狐鳴所以驚戌卒也若非戌卒

所止處則構火狐鳴何為乎沈欽韓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閭閭各立社即擇其木之茂者

為位故名樹為社又為叢也六韜略地篇社叢勿伐墨子明鬼篇建國營都必擇木之修

茂者以為叢位秦策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恆思有神叢與此叢為社之證張說是願說非

也史記作篝火篝音通用字方言篝謂之燭居郭云今重籠也蓋置火其中使隱約若燐

火而為狐鳴也願謂火結起解為束苜之義亦非先謙曰史記次下有近字旁如字讀亦

通卒皆夜驚恐曰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師古曰指而私目視之補注劉奉世曰案此

字王念孫曰此文本作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師古曰指而私目視之補注劉奉世曰案此

王故卒指目勝而廣不與廣素得士卒心故忿尉辱己以激怒眾而勝不與史記作且日

卒中往往指目勝而廣不與廣素得士卒心故忿尉辱己以激怒眾而勝不與史記作且日

今本指目勝下有廣字廣素愛人上又有勝字則與上下文不合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為

用將尉醉師古曰將尉者其官本尉耳時領戍人故為將尉補注吳仁傑曰左傳閭閻傷

指為將指於時有兩尉故以其大者為將尉猶以大指為將指也晉語祁奚為軍尉謂之

元尉亦以有佐尉故爾將元皆訓大先謙曰索隱尉官也漢舊儀大縣三人其尉將屯九

百人故尉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之曰激怒其眾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師古

拔也尉劍自拔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藉弟令毋斬

出廣因奪取之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藉弟令毋斬度

曰藉猶借也弟使也應劭曰藉吏士名藉也弟次也言今失期當斬就使藉弟幸得不斬

成死者固十六七也蘇林曰藉假弟且也晉灼曰酈食其傳弟言之外戚傳弟一見我蘇

說是有緩急耳言但令無斬也今俗人語稱但者急言之則音如弟矣酈食其外戚傳所

云弟者皆謂但耳義非且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弟皆作第史記集解引而戌死者固什六

服說作藉假也第次第也與此異應讀藉為籍失之索隱以蘇說為近而戌死者固什六

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補注先謙曰大名即謂侯王之屬項籍傳眾欲

將相宜有種乎師古曰言求之徒屬皆曰敬受命迺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

稱大楚師古曰袒右者脫右肩之衣當時取異於凡眾也補注周壽昌曰國策齊王孫賈

令於眾蓋左右無所區別但以下一時眾心之從遠耳王氏應麟引為壇而盟祭曰尉首

儀禮觀禮左右袒以證周勃事則陳勝倉卒造亂得暇講明禮制乎為壇而盟祭曰尉首

尉古曰曰所殺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蕪斬下補注先謙曰

迺令符離人葛嬰補注先謙曰符離沛郡將兵徇蕪斬下補注先謙曰

攻鉅野苦柘

前漢二十一

譙皆下之師古曰五縣名也銓音竹乙反鄧音才多反補注先謙曰銓今宿州南四十六里鄧今歸德府永城縣西南苦今鹿邑縣東七十里行收兵比至陳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補注先謙曰比史記郡縣苦柘屬漢淮陽國兵車六

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師古曰守郡守也令縣令也補注劉攽曰又守者非正官權守者耳先謙曰胡三省云秦分天下為郡縣郡置守尉監縣置令丞尉原父曰此守為權守之守良是遷固二史作守令皆不在通鑑作守尉皆不在蓋二史令

楚郡治故有守有令顏說是也漢為淮陽國治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師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譙門謂門上為高樓曰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革之上為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

不勝守丞死適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豪桀會計事師古曰號召呼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師

日堅甲也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為王勝適立為王號為張楚劉德曰若

國也張晏曰先是楚為秦滅已弛今立楚為張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補注錢大昭曰閩本號下無為字王念孫曰張耳陳餘傳陳王今以張大楚以則劉說不誤先謙曰張楚即

諸將曰西擊滎陽補注周壽昌曰滎陽屬河南郡在秦為三川郡李斯子由所守某德輝

西擊則野無交兵先謙曰滎陽今開封府滎澤縣汝南十七里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補注

襄彊為楚王師古曰東城縣名地理志屬九江郡後聞勝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勝殺

嬰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師古曰魏地今鳳陽府定遠縣東南後聞勝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勝殺

徵國之豪桀與計師古曰徵召也呂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鄭氏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也師古曰房君者封邑之名非官號也補注先謙曰上蔡漢汝南縣今汝寧府上蔡縣西十里上柱國楚官見齊策漢汝南有吳房縣本房子國是蔡賜封邑周文陳

賢人也嘗為項燕軍視日文穎曰周文即周章也服虔曰視日旁氣也如清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師古曰視日如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藝文志天

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補注王先和曰張耳陳餘劉向傳並云周文將卒百萬稱之數不如此至戲軍焉師古曰戲水名在新豐東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

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師古曰音許宜反解具在高紀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

農東十二里魏武帝改為好陽師古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之好陽湖在陝西四十五里補注先謙曰陝宏農縣今陝州曹陽詳地理志

二月餘補注葉德輝曰史記月表二世元年九月周文兵至戲敗走二年十一月周文死此云二月餘與表合陳涉世家作二三月亦約計之秦以十月為歲首九月至十

文自到軍遂不戰武臣至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師古

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師古

等家屬宮中師古曰徙居宮中示優禮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補注先謙曰史記正義

案以上文房君例之成都自是封邑然涉何事取名遠郡張說趙兵亟入關師古曰亟

非也後漢南陽郡有成都縣當即敖封邑故因置縣差為近耳趣趙兵亟入關師古曰亟

居力反趙王將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師古

急也音趙王將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師古

前漢二十一

三

日勿令兵西出也使使北徇燕地曰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

必重趙師古曰重趙承秦楚之傲可曰得志於天下六國之所以亡者正以人人欲安坐

而乘其傲巧為自便而蹙縮以至漸滅張陳號稱國士觀其始終趙王曰為然因不西兵

言論與宋義等耳項王云趙舉而秦強何敵之乘此固英雄也趙王曰為然因不西兵

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張晏曰卒燕地貴人豪傑謂韓廣曰補注王先慎曰

北徇燕下燕地貴人當為燕故貴人故貴人謂昔六國時燕貴人而今失勢者如李廣傳

故將軍之比若此秦時燕地無所謂貴人也疑轉寫者脫故字誤移地字實之史記地作

故上燕下有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

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曰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

又安敢害將軍之家乎補注錢大昭曰闕本又作獨無之字南監本作獨有之字韓廣曰

為然迺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是時諸將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

至狄師古曰縣名也後漢安帝時改名臨濟狄人田儵殺狄令自立為齊王反擊周市市

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咎在勝所不得之魏

魏地已定欲立周市為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師古曰反勝迺立甯陵君為魏王遣之國周

市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服虔曰周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補

先謙曰史記且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曰守滎陽師古曰悉精兵迎秦軍師古曰

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曰誅吳廣師古曰矯詐

也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迺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己

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死陽城人

鄧說將兵居郟師古曰說讀曰悅郟東海縣也音談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索隱此時

城與郟地相近先謙案陽城郟並潁川縣陽城今汝州郟縣今汝州鄧說陽城人陽

河南府登封縣東南二十五里郟今汝州郟縣治補注劉敞曰案是時

遣將圖東海疑郟乃是郟字下乃鄧說走陳銓人五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五逢亦走

有郟下軍耳先謙曰說已詳上鄧說走陳銓人五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五逢亦走

陳補注先謙曰史記五逢作伍徐王引之云徐與逢聲不相近徐當為徐字之誤說勝誅

鄧說勝初立時凌人秦嘉銓人董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張

曰凌泗水縣也銓符離沛縣也取慮徐臨淮縣也師古曰縹音先列反取音趨又音秋慮

音慮補注先謙曰凌縣今徐州府宿遷縣東南五十里取慮今徐州府睢寧縣西南徐縣

今泗州府盱眙縣補注先謙曰將兵圍東海守於郟補注先謙曰勝聞迺使武平

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監郟下軍秦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人師古曰不欲告軍吏曰武平

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曰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

又進擊陳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補注錢大昭曰軍下闕本有敗字先謙曰軍破張賀死臘

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勝之汝陰還至下城

父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城父縣東父音甫補注齊其御莊賈殺勝曰降秦葬殤諡曰隱

王勝故涓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應劭曰涓人如謁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時軍皆著青巾

相別也師古曰涓潔也涓人主潔除之人涓音涓補注沈欽韓曰吳語楚起新陽師古曰

屬汝南郡補注先謙曰今攻陳下之殺莊賈復曰陳為楚初勝令銓人宋留將兵定南

州府太和縣西北六十里

為楚海春 抵櫟陽史司馬欣曰故事皆已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斬獄掾曹

侯大司馬 先慎曰事止梁一人不當云皆已皆字涉下文誤衍史記作得已是

吳中 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師古曰言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召兵法部勒賓

客子弟 呂知其能補注葉德輝曰御覽三百八十六引楚漢春秋云項梁陰養死士九十人參木者所

籍曰彼可取而代之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師古曰凡言族梁曰此奇籍籍長八尺二

寸力扛鼎師古曰扛才氣過人吳中弟子皆憚籍補注葉德輝曰閩本德藩本弟子作子

弟例之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通張晏曰假守兼守也晉灼曰楚漢春秋云

南史謝朓為侍中齊受禪朓當日在直侍中當解璽乃引枕臥傳詔使稱疾欲取兼人王

延之傳內載宋孝武選侍中四人王或謝莊為一雙阮籍何偃為一雙常充兼假案侍中

每日應有人在省正直無人正直攝者為兼假若既常充是正直矣而又謂之兼假蓋重

其官不遠以予人之意謂假攝曰兼此蓋漢制舊已有此語王莽傳縣宰缺者數年守兼

是也今人不達古時俗素賢梁酒召與計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時也先

發制人後發制於人補注先謙曰凌稚隆云方今四句史記作守通謂梁此作梁語又史

記本紀多有異同蓋班氏刪訂原文也又案江西二字師古無注顧炎武云大江自歷陽

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今所謂江北昔之所謂江西也故晉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

合肥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此說甚確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

奇士桓楚補注周壽昌曰此即後羽殺宋義使報命懷王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

之梁酒戒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籍入梁胸籍曰可行

矣師古曰胸動目也音舜動而使之籍遂拔劍擊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

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師古曰數十百人者八九府中皆驚伏莫敢復起師古曰善失氣也音

言傳毅讀若懼警與懼古字通梁酒召故人所出諭曰所為師古曰諭曉告之補注先

當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師古曰四面諸縣也郡守皆下人部署豪桀為校尉候司

馬師古曰分部而署置之補注沈欽韓曰續志校尉比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

使公主某事不能辦曰故不任公眾酒皆服梁為會稽將補注先謙曰言為會稽守也上文

稱郡將故班固守為籍為裨將師古曰裨助也相副助也徇下縣補注錢大昭曰此下縣與

將史記作為會稽守籍音頻移反他皆類此師古曰徇補注先謙曰廣陵廣陵縣今

縣非秦二年廣陵人召平為陳勝徇廣陵揚州府江都縣東北許應元云此別一召平非

瓜者也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

急引兵西擊秦梁酒曰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補注先謙曰東陽臨淮縣今使

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蘇林曰曹史也晉灼曰漢儀注令史曰居縣素信為

長者師古曰素立恩信號為長者補注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師古

主也音與的同迺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異軍蒼頭特起

下有吏字葉德輝曰德藩本有吏字先謙曰官本有吏字史記同此脫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補注錢大昭曰名聞本作功

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師古曰言言不材之人為將不可求勝也補注劉敞曰言欲舉

乃謂項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師古曰倚依也音於倚反其眾從之迺曰其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

亦曰其兵屬焉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曰為號也如淳曰史記項羽紀言當陽君蒲將軍

不當先言姓名後迺稱將軍也補注先謙曰索隱韋昭云蒲姓也服虔失之若是一人

初起於江湖之間案吳仁傑刊誤補遺臆斷蒲將軍為棘蒲侯陳武今不取注文自此二

字集解引作此自凡六七萬人軍下邳補注先謙曰下邳東海縣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

楚王軍彭城東欲曰距梁補注先謙曰彭城楚國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

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迺引兵擊秦嘉軍敗走追至胡陵補注先謙曰軍上

有脫胡陵山陽縣今嘉還戰師古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胡

陵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闕本軍下皆重將引而西章邯至栗沛郡補注先謙曰今歸德

府夏邑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敗亡走胡陵梁迺引兵入薛補

先謙曰薛魯國縣今兗州府滕縣東南四十四里誅朱雞石梁前使羽別攻襄城補注先謙曰襄城潁川

守不下已拔皆阮之師古曰阮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

沛往居鄆人范增字亦作巢本春秋時巢國補注先謙曰今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官本

鄭絕之鄆作鄆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師古曰言其計畫夫秦滅六國

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服虔曰南

老人在陰陽家流服注謂南方之老人非也沈欽韓曰廣韻注南公復姓六國時有南公子

著書言陰陽五行事案即此南公也廣韻蓋據此傳南公稱以稱為南公名索隱三戶地

名案左哀四年傳界楚師於三戶紀年惠成王二十四年孫何侵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

楚入三戶郭以為地名固有實徵然蘇氏望文為解於辭順也

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師古曰蠶古蜂字也蠶起如蠶之起言

於是梁迺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曰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為上柱國封

五縣與懷王都盱台師古曰盱音許于反台音怡補注先謙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

亢父師古曰亢音抗父音南補注先謙曰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師古曰高紀及僂傳

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閒

故將補注先謙曰史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儋子市為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

使使趣齊兵俱西師古曰趣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迺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

張晏曰與黨與也補注宋祁曰田假與國之王又在田儋傳作懷王語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聞曰市於齊張晏曰

相晉易曰利也梁救榮難榮猶不用命梁念殺假等榮未必多出兵不如待呂初又可呂

留易他利呂除己害遂背德可輔假呂伐齊故曰市市質易也晉灼曰欲令楚殺田假呂

為己利而楚保全不殺呂買其計故曰市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市者呂角聞市取齊兵

也直言趙不殺角聞呂求齊兵耳補注先謙曰官本如作初作禮是集解引張注不如

下多依春秋寄公五字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補注齊召南曰案

官本無故曰市也四字

傳及高紀並傳寫之失誤加土旁耳胡三省云成陽縣與定陶濮陽皆相近非城陽國之
城陽可以補三劉刊誤所不及先謙曰咸陽濟陰縣今曹州府濮州東南城成通作齊謂
非城陽國之城陽是矣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補注先謙曰濮陽東郡縣今大名府開州南秦兵收入濮陽沛
以為誤加土旁非也

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路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補注先謙曰定陶

定陶縣西北雍丘外黃並陳留縣雍丘今外黃未下梁起東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師古

音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今少情矣秦兵日

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迺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名顯封於高陵晉

先謙曰官本注末四字作是琅邪縣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

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師古曰衛故梁死沛公與羽去外

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迺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

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曰為楚地兵不足憂迺渡河北擊

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走入鉅鹿城師古曰趙歇張耳共入

鹿鉅鹿縣今順德府平鄉縣治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張晏曰秦二將也王離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

之粟師古曰章邯為甬道而運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北所謂河北軍也宋義所遇齊

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師古曰可

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說之師古曰說因曰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

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師古曰冠軍言其在諸軍之上補注錢大昭曰皆屬下當

言公子也冠軍者張晏云若霍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舊在魏

去病功冠三軍因封為冠軍侯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舊在魏至相州後魏地志云已氏有安陽城是也在今宋州楚邱西北沈欽韓云以下文宋義送

子至無鹽證之謂在已氏者是也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

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曰破蝱張晏曰搏音博蘇林

等言小大不同勢欲滅秦當寬邯等也如涪曰猶言本欲曰大力伐秦而不可曰救趙也

盡力與章邯即戰或未能禽徒費力也如說近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引鄒氏云搏音附言

蝱之搏牛本不擬破其上之蝱蝱以言志在大不在小也似較顏說文義為順沈欽韓云

羅願爾雅翼蝱有數種商漸以南江嶺間有大木蝱長大綠色殆如次蟬晒牛馬或至頓

仆蝱蝱狀如蜜蜂黃黑色又一種小者名鹿蝱大如蠅鬚牛馬亦猛據此是蝱有搏牛者

沈說與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師古曰罷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

師古曰鼓行謂擊鼓而行無畏懼也故不如先關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

中曰猛如虎佞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師古曰縣名

無鹽東平縣今泰安府東平州東二十里飲酒高會師古曰高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曰將勦力而攻秦久留

不行今歲飢民貧卒食半菽孟康曰半五斗器名也臣瓚曰士卒食蔬菜菽雜半之師

徐廣云芋一作半半五升器也索隱引王劭云半量器名容五升也是半本器名此軍無

言卒須食五升菽耳今無見糧不堪供食文本相承瓚說非也孟注斗字乃升之譌軍無

見糧師古曰無迺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并力擊秦迺曰承其敝夫曰秦之強

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強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

軍師古曰屬委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宴補注先謙曰非社稷之臣也

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師古曰：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驚服。也音之涉反。莫敢枝梧。如清曰：梧音梧。枝梧猶枝打也。臣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迺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得懷王之命。故且為假也。補注：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迺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補注：先謙曰：當陽君。英布河即漳水也。陳餘復請兵。羽迺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師古曰：湛讀其。於於水中。補注：葉德輝曰：閩本。德藩本。船作船。先謙曰：官本作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必死。無還心。師古曰：視。下。有卒字。史記同。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秦將。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最爲上也。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諸侯軍人。人憊恐。服虔曰：喘音章。端反。補注：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行車爲轅。也。師古曰：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爲諸侯上。師古曰：繇。補注：先謙曰：史記。重諸侯將三字。是。同將軍兵皆屬焉。補注：劉敞曰：將軍字。聯上。爲句。按。史。同。將軍兵皆屬焉。章邯軍棘原。晉灼曰：地名。在鉅鹿。南。有棘原。西南有漳河。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師古曰：卻。退。二世使人讓章邯。謂責也。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雷司馬門三日。師古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之外。門爲司馬門。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爲者。復爲軍旅之事。相國趙高。顯國主。師古曰：顯。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補注：葉德輝曰：熱。陳餘亦遣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并鄆郢。北阮馬服。服虔曰：馬服。趙括也。父奢爲趙將。有功。賜號馬服。馬服猶服。號。馬服。當作馬服。君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師古曰：卒。終也。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十里。服虔曰：金城縣。所治也。蘇林曰：在上郡。師古曰：即今之榆林。古者。上郡。竟斬陽周。孟康曰：縣名也。屬上郡。晉灼曰：恬賜死。死於此。何者。功多。秦不能封。補注：先謙曰：史。因曰：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竝起。茲益多。補注：先謙曰：史。通用。彼趙高素諛日久。師古曰：諛。諂也。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曰：法誅將軍。已塞責。師古曰：塞。當也。使人更代。呂脫其禍。師古曰：脫。免也。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六國時共敵秦。二說皆是也。還兵。謂還兵內。嚮呂攻秦也。從音子。容反。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爲戮乎。師古曰：質。謂鑕也。古者。斬人加。章邯孤疑。陰使候始成。使羽欲約。鄭氏曰：候。軍候也。始。姓成。名也。補注：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服虔曰：漳。康曰：在鄆西三十里。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師古曰：汙水。在鄆西南。音于。補注：錢大昭曰：水經注。汙水出武安山。南經汙。大破之。邯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迺與盟。洹水南。殷虛上。劭。

前漢二十一

曰涇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師古曰涇水出林慮縣東北至手長樂入清水涇音桓
俗音袁非也虛讀曰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瓚曰涇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
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索隱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北家曰殷已盟章邯見羽
虛南去鄴州三十里是殷虛南舊地名號北家也官本注至下無于字

流涕為言趙高羽迺立章邯為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上將軍將秦軍行
前師古曰行前謂居前而行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補注葉德輝曰史記月表作四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

到新安師古曰今穀州新安城是補注先謙曰新異時諸侯吏卒徭役屯戍過秦中師古
時猶言先時也秦中遇之多亡狀師古曰無善形狀也補注先謙及秦軍降諸侯諸侯
中關中秦地也

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補注先謙曰宋祁曰一本無重字吏卒多竊言補注錢大
本閩本竊言下有曰字葉德輝曰德藩章將軍詐吾屬降諸侯補注葉德輝曰閩本德藩
本有曰字先謙曰官本有曰字史記同章將軍詐吾屬降諸侯補注葉德輝曰閩本德藩

有史記同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補注先
史記又諸將微聞其計補注先謙曰列子說符篇注呂告羽羽迺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
作必是諸將微聞其計補注先謙曰列子說符篇注呂告羽羽迺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

吏卒尙眾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補注先謙曰史記至關下有中字獨與
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

公已屠咸陽補注先謙曰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補注沈欽韓曰長
潼縣東十七里漢舊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

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曰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
自解於羽師古曰自解猶今言分疏也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

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開關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
語在高紀後數日羽迺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婦女而

東秦民失望師古曰沛公入關儉節自處約法三章反秦之政而項羽屠殺焚燒恣其於是
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補注葉德輝曰集解引徐廣曰肥饒可都曰伯師古

讀曰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宮室字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
如衣錦夜行師古曰言無人見之不榮顯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張晏曰沐猴猶

雖著人衣冠其心不類人也果然果如人之言也補注沈欽韓曰初學羽聞之斬韓生補注
記毛詩草蟲經曰狝獮猴也楚人謂之沐猴先謙曰官本如上無果字

沐猴作木侯斬韓生作亨之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
懷王懷王曰如約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張晏曰積何呂得顯主約

師古曰顯與專同天下初發難初起時也假立諸侯後呂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二年
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迺陽尊

懷王為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徙之長沙都郴師
曰郴音丑林反補注先謙

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迺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為漢王
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呂距塞漢道迺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呂西長史司馬

欣故櫟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呂東至河立翳

欣故櫟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呂東至河立翳

為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孟康曰：瑕丘縣之老人也。姓申名陽。補注：錢大昕曰：予謂此公非老人之稱。春秋之世，楚縣令皆僭稱公。楚漢之際，官名多沿楚制。故漢王起沛稱沛公。楚有蕭公、薛公、鄒公、雷公、公、漢有滕公、戚公、皆縣令之稱。此瑕丘公亦是瑕丘縣令。孟說非也。

張耳、壁臣也。師古曰：壁謂受幸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為河南王。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

立卬為殷王。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為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為楚將，常冠軍。立布為九江王。番君吳芮音蒲河反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為衡

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師古曰：共讀曰龔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為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師古曰：荼音塗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為燕王。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

趙入關。補注：宋祁曰：共一作兵。立都為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為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秦，呂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

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孟康曰：繞南皮三縣，曰天津府南皮縣、東北八里。番君將梅鋗師古曰：鋗音火，玄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侯字下。功多，故封十萬戶。侯、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師古曰：伯讀曰霸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

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呂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迺亡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即盡。補注：先謙曰：即墨膠東縣。今萊州府平度州東南。自立為齊王。子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迺擊

殺濟北王田安。補注：何焯曰：田僑傳榮還政殺安，與異姓諸侯王表同。此云越殺，誤也。越傳亦止云：下濟陰以擊楚。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出，而擊楚也。齊梁、畔之。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齊

東。師古曰：如本要約也。又呂齊梁反書遺羽，羽曰：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補注：宋祁曰：史記云：令衡山臨江擊殺之。非史。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師古曰：夏說讀曰悅。下。曰：項王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

王於醜地。師古曰：醜惡也。而王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迺北居代。餘曰：為不可。師古曰：於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師古曰：凡不義之事皆不聽。願大王資餘兵。資給也。使擊常山，呂復趙王，請呂國

為扞蔽。師古曰：猶為齊之藩屏。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師古曰：悉盡也。與齊併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王因立餘為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

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師古曰：夷平也。皆坑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羽因留連

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服虔曰：時有十八諸侯。漢得其五。師古曰：常山河南魏韓殷也。解在高紀十八諸侯。漢時又先已得塞翟矣。服說非也。補注：葉

德輝曰：劫史記作部。先謙曰：顏說亦非。詳在高紀。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引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補注：先謙曰：魯魯國縣。今兗州府曲阜縣治。漢王皆已破彭城，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

迺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張晏曰：一日之中，或曰早擊之，至日中大破。師古曰：或說是也。補注：先謙曰：蕭沛郡縣。今

前漢二十一

徐州府蕭縣西北。漢軍皆走。迫之穀泗水。臣瓚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漢軍皆南走山。師古曰：走，趣也。音奏。楚又追擊。至靈

辟東睢水上。師古曰：睢音雖。補注：先謙曰：靈壁至趙宋為縣，今鳳陽府靈壁縣治。明地理志：宿州靈壁縣北有睢河。漢軍卻為楚所擠。臣瓚曰：擠，排也。

師古曰：音子。詰反。又音子奚反。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為不流。師古曰：言殺人多，填於水中。漢王迺與數十騎

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后間求漢王。師古曰：間，行而求之。反遇楚軍。楚軍與歸。拜常置軍中。漢王稍收

散卒。蕭何亦發關中卒。悉詣滎陽。戰京索閒。師古曰：索音山。各反。補注：先謙曰：京河內縣有大索亭。詳志。敗楚。楚呂故

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

陽。呂西為漢。羽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補注：先謙曰：歷陽，九江縣。今和州治。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迺

急圍滎陽。漢王患之。迺與陳平金四萬斤。呂間楚君臣。師古曰：間，音居。竟反。語在陳平傳。項羽呂故疑

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師古曰：疽，癰創也。音千餘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創作瘡。於是漢將紀信詐為漢王出降。呂誑楚軍。故漢王得與數十騎

從西門出。令周苛縱公魏豹守滎陽。師古曰：苛音何。縱音千容反。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姓纂

莞人。則此縱字俗加木旁。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閒。師古曰：葉音式。涉反。補注：先謙曰：宛，葉

王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

先謙曰：史記作彭越。師古曰：擊破。引兵西下滎陽城。亨周苛。殺縱公虜韓王信。進圍成皋。漢王

越渡河擊楚。東阿殺薛公。羽迺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皋。補注：先謙曰：成皋，河南縣

羽已破走彭越。師古曰：擊破。引兵西下滎陽城。亨周苛。殺縱公虜韓王信。進圍成皋。漢王

師古曰：輕身而急出也。跳音徒。獨與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信。補注：先謙曰：修

武河內縣。今衛軍燕郭西。師古曰：燕縣。故南燕國也。屬東郡。補注：今衛輝府延津縣。東三十五里。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

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

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補注：錢大昭曰：閻數日降。羽悉令男

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臣瓚曰：往說

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師古曰：強音其兩反。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

哉。從此呂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迺赦外黃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

爭下。補注：先謙曰：睢陽，梁國縣。今歸德府商邱縣南。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

汜水。師古曰：汜音凡。解在高紀。卒半渡。漢擊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

上。咎故斬獄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

陽東。師古曰：昧音莫。葛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昧皆作昧。是注葛作曷。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師古曰：走音奏。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羽亦

軍廣武相守。補注：先謙曰：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迺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祖凡之上也。

組師古曰：組者所呂薦肉。示欲烹之。故置組上。如說是也。補注：周壽昌曰：御覽一百七十六

引郡國志曰：滎陽縣有大武城。高祖與項氏各在一城。東城有高壇。即項羽置太公於上。處

亦呼為太公臺。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亨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若汝也

約為兄弟。吾翁即汝翁。師古曰：翁謂父也。必欲亨迺翁。幸分我一杯羹。師古曰：迺亦汝也。古者曰杯

也。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但益怨耳。羽從之。

迺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言吾兩人師古曰匈匈謹擾之意也他皆類此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

下父子為也師古曰罷讀曰疲補注先謙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羽令壯士出挑

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樓煩取其稱耳未必樓煩人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劉敞曰安知

無姓樓煩者乎錢大昭曰功臣表有樓煩將丁復蓋將樓煩之兵耳樓煩非姓名沈欽韓曰灌嬰傳斬樓煩將五人與此同也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

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師古曰瞋目張目也音充人反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

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間問之迺問之也師古曰問之也漢王大驚於是羽與漢王相與臨

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語在高紀羽怒伏弩射傷漢王漢王入成皋時彭

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破齊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為大將龍且為裨將師古

音徒何反且音子余反高紀云項聲此傳云項它紀傳不同未知孰是補注王鳴盛曰高紀

於是役但書龍且不言項聲師古云云不知何據而南監本竟無此注當是傳寫脫去考其

實則當作項聲紀所以不言者以傳中可見且羽雖不信人以項氏子監軍而龍且實主

兵故其敘事皆稱龍且無項聲也史記項羽紀及漢紀亦皆但有龍且史記高紀又以是役

為龍且與周蘭二人曹參傳云從韓信擊斬龍且虜亞將周蘭灌嬰傳略同皆與史記高紀

合然則是役楚所遣將凡三人矣項聲項它皆楚將其戰事散見諸紀傳中者甚多觀高紀

楚使項聲龍且攻黥布曹參傳東擊龍且項它定陶破之與灌嬰傳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

佗軍定陶南破之是一事則二人皆嘗與龍且同事所以史書致誤灌嬰傳降彭城虜柱國

項它其事在破斬龍且後相距甚遠項它果與龍且同救齊其時且死周蘭救齊韓信破殺

龍且追至成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為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信語在信傳補注先謙

羽紀序羽擊彭越欲阬外黃及漢破海春侯於此下與史漢高帝紀不合今傳移於韓信破龍且前為是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

使侯公說羽羽迺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東者為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

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故陵補注先謙曰故陵今壽州治復為羽所敗

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補注先謙曰壽春九江大

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補注先謙曰漢浦

壁今鳳陽府靈壁縣東南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迺驚曰漢皆已得

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有美人名虞案婦人

叔妻班昭字曰惠班晉李恆妻衛靈稱名曰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師古曰蒼白雜毛曰

李衛元趙孟頫妻管道昇稱名曰趙管皆是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騅蓋呂其色名之迺

悲歌忼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

若何師古曰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

者八百餘人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音許宜反又音夜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迺覺之令

騎將灌嬰引五千騎追羽羽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師古曰屬聯及羽至陰陵迷失道孟康

名屬九江郡補注先謙曰今鳳陽府定遠縣西北六十五里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文穎曰給欺

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補注宋祁曰東城縣名先謙迺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

不得脫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

敗北遂伯有天下師古曰伯然今卒困於此師古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

為諸軍快戰補注錢大昭曰快南監本闕本並作決漢紀同王念孫曰諸軍當依史記漢紀

作決先謙曰史集補注君羽此時但有二十八騎不得言諸軍也下亦作諸君葉德輝曰德藩本

解本作快官本決必三勝斬將艾旗迺後死師古曰艾音刈補注使諸君知我非用兵罪補

葉德輝曰知我閩本德藩本
作知吾先謙曰官本作知吾
天亡我也於是引其騎因四隕山
孟康曰四下隕也師古曰
隕音徒回反補注沈欽韓曰

與地紀勝四隕山在烏江縣西北三十
里直陰陵山方輿紀要亦名四馬山
而為圍陳外嚮師古曰圍陳四周為之也外嚮謂兵
其騎以為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

是羽大呼馳下也音火故反漢軍皆披靡師古曰披
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為郎騎追羽羽
還叱之謂迴面也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師古曰辟易謂開張而
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

羽所居分軍為三復圍之羽迺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迺謂騎曰
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江臣瓚曰在牛渚補注先謙曰正義引括
初為縣案在烏江亭長橫船待服虔曰橫音蟻如清曰南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

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呂渡羽笑曰迺天亡我何渡為且籍與
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

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
殺呂賜公迺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

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師古曰馬童面之張晏曰呂故人難親研之故背之也如清
背之不面向也面縛亦謂反借而縛之杜元凱曰呂為但見其面非也補注劉放曰面之直而
向之耳沈欽韓曰劉說是少儀云遇於道見則面鄭注可以隱則隱則謂面為向也亦作面

說文面鄉也少儀指王翳曰如清曰指示王翳補注朱一新曰功此項王也羽迺曰吾聞漢
尊壺者備其鼻師古曰王翳表作王翳素隱引表又作王翳此項王也羽迺曰吾聞漢

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師古曰購曰買財吾為公得或作德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德字通迺自剄
王翳取其頭亂相軼踰先謙曰史記作餘騎相軼踰爭羽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

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呂封五人皆為列侯杜預注錢大昭曰喜亦泉侯騎
侯武吳漢王迺呂魯公號葬羽於穀城補注何焯曰羽受命懷王救趙時以魯公為次將被

紀諸項支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補注先謙曰功臣表有劉纏劉襄劉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第一篇也司馬遷取呂為贊班固因之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

州之地師古曰殽謂殽山今陝縣東二殽是也君臣固守而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
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師古曰八荒八方荒忽極遠

同始皇紀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師古曰衛鞅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闕諸
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至於岸門師古曰岸門秦紀有岸門止車望西河泣數行下曰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
秦也不久矣案秦紀孝公下令曰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是則魏先侵秦秦地故得築長

城自洛北有上郡也自吳起去後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魏西境蹙矣齊策蘇代說閔王曰
衛鞅見魏王云魏王大恐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此惠

成王之世也然其地猶未盡入秦世家襄王五年子秦西河之地秦惠王七年魏盡入上郡
於秦也北齊濟南魏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魏戰勝威王兵罷傲恐秦獻西河之外此即襄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魏戰勝威王兵罷傲恐秦獻西河之外此即襄
王獻地之由也韓非子韓策俱云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淮南汜論魏兩用樓翟

吳起而亡西河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師古曰惠文王孝公之子武王惠文王之子昭襄王
皆非核實之言家贊作惠文王昭王始皇紀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

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呂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師古
曰締

結也從音子容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師古曰孟嘗田文趙有平原原君趙勝楚有春申古師

反締音大系反師古曰公子無此四賢者補注先謙曰新書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

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師古曰約誓為從欲曰分離為橫橫謂秦也從音子容反其下亦同補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補注先謙曰世宗作連衡始皇紀新書文選與此同言離散秦之橫

杜赫之屬為之謀補注周壽昌曰呂覽不廣篇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注甯越趙中牟人齊

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師古曰召讀曰邵補注沈欽韓曰召滑

趙魏將故云趙魏以強但未知孰趙孰魏也周壽昌曰藝文志兵權謀家有兒良一篇呂覽

朋制其兵師古曰朋音頻忍反他音徒何反音五奚反廖音聊補注王念孫曰易林益之

常呂十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秦師古曰秦之地形高而諸侯之兵欲攻關中者

敢進師古曰通巡謂疑懼而卻退也通音千旬反流俗書本巡字誤作逃讀者因之而為通

流血漂鹵師古曰漂浮也鹵盾也其血可曰浮盾言殺人多也漂音匹遙反補注錢大昭曰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莊襄王師古曰施延也

六合執敲扑已鞭笞天下師古曰敲短杖也扑捶也師古威震四海補注錢大昭曰此句與

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師古曰言曰長城扞蔽胡寇如人家之有藩籬師古曰胡寇

黔首墮名城殺豪俊師古曰墮毀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如淳曰鋦首嫡箭鐵也師

鑄為金人十二師古曰所謂公仲者也三輔黃圖云坐高三丈其銘曰皇帝

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師古曰問之為誰又云何人其義一

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師古曰問之為誰又云何人其義一

自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

前漢三十一

令我壘上誰何不絕

軍以戒為固以怠為敗

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

新書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

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

呂為固補注先謙曰川

各重千石坐高二丈與此三丈異公作翁字同

呂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服虔曰華

見臨洮其長五丈足跡六尺補注先謙曰索隱云

同師箭鏃也鑄為金人十二師古曰所謂公仲者也三輔黃圖云坐高三丈其銘曰皇帝

如音是也

新書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

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

呂為固補注先謙曰川

各重千石坐高二丈與此三丈異公作翁字同

呂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服虔曰華

見臨洮其長五丈足跡六尺補注先謙曰索隱云

同師箭鏃也鑄為金人十二師古曰所謂公仲者也三輔黃圖云坐高三丈其銘曰皇帝

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蠶牖繩樞之子，服虔曰：繩，係戶樞。孟康曰：瓦，甕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樞也。作

是也。 眡隸之人，如清曰：眡，古文萌字。眡，民也。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庸，史記作中人。案

中庸，古止訓。中人，庸人。非美稱也。唐劉知幾《史通》：兩稱中庸，俱作中人。解可證。先謙曰：文選注：方言，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人也。非有仲尼墨翟之知。文穎

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虛受堂

楚放逐義帝師古曰背謂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補注先而怨
王侯畔已難矣謙曰願炎武云舍關中形勝之地而都彭城如師古之解乃背約非背關而怨
欲弓力征補注沈欽韓曰商子開塞篇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力征諸侯者退德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補注宋祁曰舊本無霸王之國
身死東城尚不覺寤不自責過失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力征諸侯者退德迺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補注宋祁曰舊本無其國二字

張耳陳餘傳第二

漢書三十一

張耳大梁人也臣瓚曰今陳留大梁城也補注先謙曰地理志陳留郡少時及魏公子毋忌

為客師古曰毋忌六國時信陵君也嘗亡命遊外黃師古曰外黃今開封府祥符縣西北凡言亡命謂脫其名

避禍自逃其命爾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師古曰言不待顧亡邸父客師古曰邸歸也音丁禮

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王林云夫本庸奴又亡去也班固嫁亡二

字義便不同王念孫云徐廣注云云其夫亡也案一本是也嫁字後人所加亡字在其夫下

引本書為證朱一新云此當讀嫁庸奴為句亡其夫去抵父客為句言所嫁者乃庸奴因逃

其夫而去抵父客也亡訓出亡之亡非死亡之亡與漢書義同王氏棟誤解耳王氏決絕於

甚辨但史嫁字諸本皆有之臆去究嫌武斷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為請決嫁之師古曰請決絕於

女家厚奉給耳耳已故致千里客宦為外黃令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宦魏為外黃令是

購耳以千金不明矣也必有魏字以別於秦漢書劉之即下文秦

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補注沈欽韓曰孔叢獨居篇載遊趙苦陘張晏曰苦陘章帝醜其名

蓋屬代郡今正定府無極縣東北師古曰別頭也別頭交者言托契深重高祖為布衣時嘗從耳遊秦

父事耳相與為刎頸交師古曰別頭也別頭交者言托契深重高祖為布衣時嘗從耳遊秦

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師古曰魏魏之名士也句兩人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

門師古曰監門卒之職吏嘗曰過管餘餘欲起耳攝使受管師古曰攝謂引持之補注吏去

耳數之曰師古曰數責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餘謝罪陳涉起斬至陳

耳餘上謁涉師古曰上謁若今之通名涉及左右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陳豪桀說涉曰將軍

被堅執銳帥士卒曰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為王陳涉問兩人兩人對曰將軍曠日張

膽師古曰張膽出萬死不顧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視天下私師古曰私願將

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師古曰樹黨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曰令

諸侯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矣師古曰解謂離散其心也涉不聽遂立為王耳餘

復說陳王曰大王興梁楚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遊趙知其豪傑師古曰與相知也

傑皆願請奇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曰善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左右校尉師古曰

案此文上史記有邵騷為護軍一句又下文張耳為右丞師古曰右丞與卒三千人從白馬渡河師古曰

相下有邵騷為左丞相一句漢書刪去實於事情不合師古曰與卒三千人從白馬渡河師古曰

今滑州白馬縣界也補注先謙曰白馬東郡至諸縣說其豪桀師古曰至河曰秦為亂政虐

刑殘滅天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殘賊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領之戍師古曰山領有五因

有此領師古曰服說非也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

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領師古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領

田領二也九真都龐領三也臨賀南越領四也始安越城領五也裴說也師古曰裴說也

案淮南書始皇發卒五十萬使蒙公築修城使尉屠維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鍾城之

領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與張耳傳相符

所謂五領者此也案漢志鍾城屬武陵郡南野縣餘干縣並屬豫章郡九疑屬零陵而番

馮屬南 外內騷動百姓罷敝師古曰罷頭會箕斂服虔曰吏到其家人頭數出穀曰箕斂

於衛注箕會曰師古曰重呂苛法師古曰重反使天下父子不相聊師古曰

無聊賴曰師古曰今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莫不嚮應師古曰家自為怒各報其怨師古曰

偽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師古曰今呂張大楚王陳師古曰劉奉世曰案陳勝立為王號張楚耳云張大

楚者斥其號也先謙曰官本注地作也張楚即大楚說見師古曰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

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

之業此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迺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師古曰武下趙十餘城餘皆

城守莫肯下迺引兵東北擊范陽師古曰范陽漢涿郡縣秦屬漁師古曰范陽人蒯通說其令

徐公降武信君師古曰徐公是也又如貫高說張敖語史作今王事高祖甚恭生前豈應稱諡漢

書改高祖為師古曰又說武信君曰侯印封范陽令語在通傳趙地聞之不戰下者三十餘城至邯

鄲師古曰邯鄲漢趙國縣秦屬邯師古曰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師古曰戲又聞諸將

為陳王徇地多曰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為將軍而為校尉師古曰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

校尉迺說武臣曰陳王非必立六國後師古曰非不也師古曰今將軍下趙數十城獨介

居河北師古曰介音憂臣瓚曰介特也師古曰不王無呂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且陳王聽讒還報恐

不得脫於禍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願將軍毋失時武臣迺聽遂立為趙王呂餘為大將

軍耳為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相國房君諫曰師古曰諫

臣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

封耳子敖為成都君使使者賀趙趣兵西入關師古曰趣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

特呂計賀王師古曰師古曰言力不能制且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

河內呂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呂為然因不西兵而使

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騫略上黨師古曰騫音烏點反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趙王迺與

陳餘北略地燕界師古曰下又言耳餘患之尤耳同往略地之明證此不得單言餘也先謙曰官

本陳趙王聞出為燕軍所得師古曰間隙而微出也燕囚之欲與分地師古曰要劫之令割使

者往燕輒殺之呂固求地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曰師古曰廝養取薪者也養養人者

呂辭相告曰謝師古曰謝其舍謂告其舍中人也故下言舍中人皆笑今流俗書本於此

舍下輒加人字非也廝音斯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韋昭云析薪為廝炊烹為養案廝即斯

詩斧以斯之斯本字廝後起字也史記舍作舍中索隱漢書作舍人吾為二公說燕與趙

王載歸師古曰師古曰二公張耳陳餘補注宋祁曰別本為舍中人皆笑曰使者往十輩師古曰先

餘輩師古曰皆死若何呂能得王師古曰若汝迺走燕壁師古曰趣也音奏燕將見之問曰知臣何欲

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

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入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師古曰張晏曰

謂馬搃也音止樂反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初定師古曰顧思念

也且呂長少先立武臣呂持趙心今趙地已服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囚趙

王念此兩人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呂一趙尚易燕也音弋政反况

呂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師古曰提挈言相扶持也燕呂為然迺歸趙王養卒為御而

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補注先謙曰石邑漢常山縣秦屬邯鄲郡在真定府獲鹿縣東

南秦兵塞井陘補注先謙曰井陘常山縣今正定府井陘縣北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使遺良書不封張晏曰

相疑也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之邯鄲益請兵

之往也未至道逢趙王姊從百餘騎良望見呂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

良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叛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

迺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良呂得秦書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

邯鄲不知竟殺武臣補注先謙曰據史記邯鄲亦於此時被殺趙人多為耳餘耳目者故得脫出收兵得數萬

人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張晏曰羈寄旅大昭曰獨字下南監本闕本俱重而欲附趙難可獨立趙後輔呂誼師古曰謂求取

而立之呂名義自輔助也補注先謙曰趙亦作難獨立趙後扶以義師古曰可成功師古曰趙王後

得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張晏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迺作乃

通周官司几筵凶事仍几故書仍為乃鄭司農讀為仍是仍字古通作乃也爾雅仍乃也

則仍可訓為乃史記匈奴傳乃再出定襄漢書乃作仍淮南道應篇盧敖乃與之語師古曰

餘敗良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師古曰夷平也補注

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師古曰屬聯及也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末四字

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耳數使人召餘餘自度兵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

月耳大怒怨餘使張廕陳釋往讓餘師古曰讓責也補注先謙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

與耳旦暮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胡不赴秦俱死師古曰且什一二相全師古曰十

一二勝秦補注先謙曰官本什下有有字師古曰別本無有字錢大昭云南監餘曰所

本闕本作且什有一二相全先謙案史記亦作且十有一二相全有有字者是

急要呂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餘曰吾願呂無益師古曰願思也迺使五千人令張廕陳釋先嘗

秦軍師古曰嘗試也言若嘗食云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云作也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

河破章邯軍諸侯軍迺敢擊秦軍遂虜王離於是趙王歇張耳得出鉅鹿與餘相見責讓

餘問張廕陳釋所在餘曰廕釋呂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耳不信呂為

殺之數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師古曰望怨望也次下亦同豈呂臣重去將哉

重難也迺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愕不受餘起如廁客有說耳曰天子不取反

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綬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耳迺佩其印收其麾下餘還亦望耳

不讓趨出耳遂收其兵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耳字引宋餘獨與麾下數百人之河上澤中

漁獵。由此有隙。趙王歇復居信都。耳從項羽入關。項羽立諸侯。耳雅遊。多為人所稱。師古曰雅

故也。言其久故。倦遊交結。英傑是以多為人所稱譽也。補注劉攽曰。荀卿書有俗儒有雅儒。雅儒異於俗者也。耳之遊雅。故多為人所稱。一說多字屬上句。先謙曰。雅常也。言常遊是以多為人所稱。項羽素亦聞耳賢。迺分趙立耳為常山王。治信都。師古曰。治為治。稱多字下屬是。

名襄國。補注先謙曰。襄國。趙國縣。今順德府邢臺縣西南。餘客多說項羽。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羽曰。餘不從

入關。聞其在南皮。即召南皮旁三縣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耳之國。餘愈怒。曰。耳與餘功

等也。今耳王餘獨侯。及齊王田榮叛楚。餘迺使夏說說田榮。師古曰。夏說讀曰悅。說田榮音式。銳反。補注齊召南曰。案

史記作使張同夏說則遺說田榮者有二人。此祇夏說一人。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

趙王迺居代。願王假臣兵。請召南皮為扞蔽。師古曰。扞蔽猶言藩屏也。田榮欲樹黨迺遣兵從餘。餘悉

三縣兵。悉盡也。襲常山王耳耳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張晏曰。漢王布衣時常從耳遊也。而項王彊立我

我欲之楚。師古曰。羽既強盛。又為所立。是呂狐疑莫知所往。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晉灼曰。齊人補注

文志。楚有甘公。史正義引七略云。楚人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徐廣云。甘公名德。此本魯人。案齊楚魯說各不同。未知孰是。甘公亦非秦漢間人。疑習其業者傳之。先謙曰。王

說是也。天文志載此事。作客謂張耳云云。是班氏已知其不合。此依史記錄之以存疑也。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師古曰。漢

扶問反。先至必王。楚雖彊。後必屬漢。耳走漢。漢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漢

王厚遇之。師古曰。高紀云。元年五月。漢王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八月。塞王欣翟王賢皆降漢。二年十月。陳餘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而此傳適言方圍廢丘時耳謁漢王。隔日他事。於後始云漢二年東擊楚。則與帝紀前後參錯不同。疑傳誤也。補注先謙曰。高紀元年五月圍章邯廢丘。二年十月耳降漢。廢丘尚

未破。至六月方破廢丘。紀傳並無參錯。顏說誤。餘已敗耳皆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餘。師古曰。德

呂為代王。餘為趙王。耳為趙王。初定留傳趙王。而使夏說呂相國守代。相國而居守漢二年。東

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迺從。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迺遣兵助

漢。漢敗於彭城西。餘亦聞耳詐死。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泚水上。蘇林

音祇也。音灼曰。問其方人音祇。師古曰。蘇音二說皆是也。蘇音祇。敬之祇音執。夷反。古音

如是音音根。祇之祇音丁計。反。今其土俗呼水則然。補注沈欽韓曰。明志。真定府元氏縣

西北有封龍山。泚水所出。下流入胡盧河。趙州志。泚水自元氏縣南境流經臨城。西相暢

亭將至城五里許。斷伏不流。二百餘步。復出東流。經鈞盤山下。入河。俗名三斷。綠楊河。

追殺趙王歇襄國。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景德本無此七字。劉四年夏立耳為趙王。補

沈欽韓曰。史表在十一月。五年秋耳薨。補注朱一新曰。異姓諸侯王表耳以五年十二月乙丑

月班表則在十一月。諡曰景王子敖。嗣立為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王后。七年高

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師古曰。箕踞

其形。趙相貫高趙午年六十餘。故耳客也。怒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冀州人謂懦弱。說敖

曰。天下豪桀竝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王殺之。敖齧其指出

血。師古曰。自齧其指出血。呂表至誠而為誓約。不肯漢也。曰。君何言之誤。且先王亡國。賴皇帝得復國。師古曰。復音

先謙曰。官本無注。德流子孫。秋豪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等十餘人相謂曰。吾等非也。吾

王長者。不背德。且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迺汗王為。師古曰。汗言何事成歸

王事敗。獨身坐耳。八年。上從東垣過。師古曰。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還而過趙。補注

等迺壁人柏人。要之置廁。文穎曰。置人廁壁中。呂向高祖補注。劉攽曰。置頓止之。次名也。置之廁中。故云置廁。東海貢荔枝。五里一墩。十里一置。錢大昕

曰廁與側同非廁園之廁也伏人於置側欲要而殺之先諫曰置劉說是也

解見田儋傳廁錢說是也解在汲黯傳柏人趙國縣在今順德府唐山縣南

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不宿去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告之於是上逮

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而

并捕王公等死誰當白王不反者師古曰白明也迺檻車與王詣長安師古曰檻車者車而為檻

見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不知也吏榜笞數千師古曰榜謂捶擊之也音彭他皆類此刺熱身無完者

天下豈少迺女虜師古曰迺汝也廷尉曰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曰私問之張晏曰曰私問之

也師古曰私謂曰私情相問也大夫泄公曰臣素知之師古曰泄音薛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

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猶犯負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叩視泄公

勞苦如平生歡師古曰勞苦相勞問其勤苦也與語問張王果有謀不師古曰果猶決也高曰人情

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曰論死豈曰王易吾親哉師古曰易代也願為王實不反

於是泄公具報上上迺赦趙王上賢高能自立然諾使泄公赦之告曰張王已出上多

足下師古曰多猶重也故赦足下高曰所曰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塞矣師古曰塞

且人臣有篡弒之名豈有面目復事上哉迺仰絕亢而死蘇林曰亢頭大脈也俗所謂胡

無赦可也師古曰赦已出向魯元公主如故師古曰向猶配也易泰卦九二交辭曰得向于中行

迺云尚公主與尚書尚食同意訓尚為主言主益知之不得言主掌也補注王引之曰索隱

是也師古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恐非其義引之案小司馬說

守語在田叔傳及孝惠高后文景時張王客子孫皆為二千石初孝惠時齊悼惠王獻城

陽郡尊魯元公主為太后師古曰為齊太后曰母禮事之補注齊召南曰案顏注高后元

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復薨復字疑衍呂太后立敖子偃為魯王呂母為太

后故也師古曰呂公主為齊王太后故立其子為王又憐其年少孤弱迺封敖前婦子二人壽為樂昌侯侈為

信都侯補注先諫曰史記前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廢魯王及二侯孝文即位復封故魯王

偃為南宮侯補注先諫曰表偃薨子歐嗣歐薨侯子生嗣武帝時生有罪免國除元光

中復封偃孫廣國為睢陵侯師古曰睢音雖補注先諫薨子昌嗣太初中昌坐不敬補注

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資客廝役皆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耳餘始居

約時賤儉約之時相然信死補注先諫曰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慕

用之誠師古曰鄉讀曰後相背之鑿也師古曰鑿古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補注先謙曰官本

漢書三十三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

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列女節義傳云秦破魏誅諸公

封為甯陵君秦滅魏

文穎曰魏為庶人補注先謙曰史陳勝之王也咎往從之勝使魏人

周市徇魏地

師古曰徇略也音辭峻反魏地已下欲立周市為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迺見

乘立市為王市不受

迎魏咎於陳五反師古曰反陳王迺遣立咎為魏王章邯已破陳王

進兵擊魏王於臨濟

補注齊召南曰案後志陳留郡平丘縣有臨濟亭即此臨濟為魏咎

市救魏

師古曰楚遣項它齊遣田巴補注劉奉世曰田儋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

濟咎為其民約降

師古曰與章邯約降定咎自殺師古曰但欲全其魏豹已走楚楚懷王

子豹數千人復徇魏地

項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為魏王師古曰項羽

病

師古曰親至國則絕河津畔漢漢王謂酈生日緩頰往說之補注先謙曰高紀張晏

臨濟

補注先謙曰臨濟馮翊縣今平陽府臨汾縣西南漢王還定三秦渡

取梁地

師古曰自迺徙豹於河東都平陽為西魏王

生至豹謝曰

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往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

愛篇人之生乎地上

之無幾何也譬猶駒馳而過卻也據此則謂馬也今漢王媿侮人罵

晉諸侯羣臣如奴耳

非有上下禮節吾不忍復見也漢王遣韓信擊豹遂虜之傳豹詣榮

陽曰其地為河東太原

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

遂殺豹

師古曰反國言其嘗叛也

田儋狄人也

師古曰狄縣名也地理志屬千乘補故齊王田氏之族也師古曰亦六

弟榮弟橫皆豪桀

宗彊能得人陳涉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陽為縛其奴從少

年之廷欲謁殺奴

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曰謁也師古曰陽

自立為齊王

發兵擊周市市軍還去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

急魏王請救於齊

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殺儋於臨濟下補注先謙曰

傳儋從弟榮

收儋餘兵東走東阿府補注先謙曰東阿東郡縣今兗州齊人間儋死迺立故

齊王建之弟田假為王

田角為相田閒為將呂距諸侯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

榮急迺引兵擊破章邯

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

逐假假已走楚

相角已走趙角弟閒前救趙上衍求字當依此訂因不敢歸榮迺立儋

前漢三十三

前漢三十三

前漢三十三

前漢三十三

前漢三十三

前漢三十三

前漢三十三

前漢三十三

前漢三十三

前漢三十三

前漢三十三

前漢三十三

前漢三十三

前漢三十三

子市為王榮相之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趣齊兵共擊章

邯師古曰趣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間迺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

不誼補注劉奉世曰謂田假與國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閒呂市於齊補注先謙曰趙殺角

然也易今不齊王曰蝮蠶手則斬手蠶足則斬足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曰蝮

蝮蝮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蝮蛇細頭大頭焦尾色如殺文

間有毛似猪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蝮之類也呂今俗名證之郭說得

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其虺唯出南方虺音芳六反蠶音火各反螫音式亦反

虺音許偉反螫者人手大指也音步歷反補注沈欽韓曰廣雅釋訓蠶痛也史記作螫

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手足戚文穎曰言將凶身非手足憂也臣瓚

瓚說是也補注先謙曰董份云斬手足則戚甚矣今三田於楚趙無親非特斬手足之戚

也而使秦得志則墳墓齧齧非特蝮螫之害身也故曰何為不殺注先謙案瓚說與上

下文不貫董說亦非史記作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直猶特也但齊王意謂齊楚趙皆

首用事憂患同之田假等反側不獨齊之患亦必為害於楚趙故以蝮之害身為喻而詰

其何故不殺且言與國離心秦復得志彼此不利也文注意正合非手足憂也非下疑有

但字而後人妄刪之漢紀改作豈有手足之戚語意似順而為害於身句仍不貫注亦非

確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齧齧首用事者墳墓矣古曰首用事謂起兵而立號

者也齧音燈齧音楚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師古曰擊破楚兵

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由此怨榮羽既存趙降章邯西滅秦立諸侯王

迺徙齊王市更王膠東治即墨師古曰治謂都之也音丈吏反下皆類此補注齊將田都

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菑補注先謙曰臨菑齊郡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

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羽立安為濟北王治博陽補注先謙曰博陽即

縣東南榮昌負項梁不肯助漢攻秦故不得王補注先謙曰漢當作楚不肯助楚非不肯

助漢也史記作不肯助楚趙攻秦楚字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羽榮使人

是而趙字亦誤先謙曰官本作助楚

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已距擊田都都走楚榮留齊王市毋之膠東市左

右曰項王強暴王不就國必危市懼迺入就國榮怒追擊殺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

自立為王盡并三齊之地師古曰三齊齊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榮發兵距之城陽榮

兵敗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羽遂燒夷齊城郭師古曰夷平也所過盡屠破齊人相聚畔之榮弟

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補注先謙曰顧炎武曰知錄云正義以為濮州

虛侯為城陽王及韓信追田廣至城陽皆此地齊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社稷走

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敵卒七千拒敵反千里之齊當是時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

能止然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復而漢王帥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

聞之迺釋齊師古曰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榮陽呂故橫復收齊城邑立榮

子廣為王而橫相之政事無巨細皆斷於橫定齊三年聞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使

華毋傷田解師古曰二人也軍歷下已距漢張晏曰濟南會漢使酈食其往說王廣及相

橫與連和橫然之迺罷歷下守備縱酒師古曰縱放也且遣使與漢平師古曰方韓信迺

渡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菑王廣相橫呂酈生為賣己而亨之師古曰謂其廣東走

高密補注先謙曰高密高密縣橫走博蘇林曰泰山博縣補注先謙曰史記博博陽下

守相田光走城陽師古曰守相者言為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師古曰且齊

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守相光。至博而橫聞

王死。自立為王。還擊嬰。嬰敗橫軍於贏下。晉灼曰泰山贏縣也。師古曰音弋。或反。補。橫。走梁。歸彭越。越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師古曰言在楚漢之間。居中自韓信已殺

龍且。因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補注陳浩曰案史記作田因。令曹參云云。則破殺田既。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干乘。師古曰吸音許。及反。補注先謙曰。遂平齊地。漢滅項籍。漢王立為

皇帝。彭越為梁王。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陽中。章昭曰海中。山曰陽。師古曰案北史楊愔避讒東入田橫島。史記正義云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先謙曰

唐東海縣在今海州東北。元和志小。高州在東海北六十里。田橫避漢所居也。三面絕壁。皆百餘仞。惟東南一道略通行人。案小高州今南直海州東。高七百二十丈。高帝聞之。召

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有亂。迺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謝

曰。臣亨陛下之使。鄙食其。今聞其弟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陽

中。使還報。高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師古曰族夷。言平除其族

迺復使使持節具告。曰。詔意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

耳。故許之大者封王。小者亦不失。且發兵加誅。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師古曰為侯。詳語意可知。豈為其徒眾哉。不來。且發兵加誅。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師古曰

音張。至尸鄉廢置。師古曰尸鄉在偃師城。西臣贊曰案廢置謂置馬。呂傳驛者。補注周壽

傳昭公二十六年。劉人敗子朝之師於尸。氏即其地也。先謙曰。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而稱孤。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蓋為謙也。老子

孤寡不穀。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又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師古曰併音步。鼎反。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搖。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召。欲

見我。不過欲壹見我。面貌耳。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聞。形容尚未能敗。猶可知

也。補注錢大昭曰。闕本知作觀。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補注周壽昌曰。先謙曰。闕本是史記作觀。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此歌。以寄哀焉。高帝曰。嗟乎。有呂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高帝曰嗟乎。有呂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班以有呂二字屬下。讀呂字不另作句。荀紀嗟乎。下省有字。更下加立。非作豈不豈非賢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呂王者禮葬橫。補注王先

義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高帝。聞而大驚。曰。橫之客皆賢者。吾聞

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韓王信。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遂與淮陰無別。此臆說。字妄。為此解。不知因司徒說。為申徒。因申徒。又訛為信。都故韓襄王孽孫也。張晏曰。孺子

官名本一。而音轉字別。遂致不同。非韓王本名信。都也。故韓襄王孽孫也。張晏曰。孺子。孽謂庶耳。張說非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唐書宰相世系表。韓襄王為秦所滅。少子嬖。風生

信。先謙曰。索隱何休注。公羊以為孽。賤子猶樹之有孽。生也。暹錯云。孽子。悼惠王是也。

長八尺五寸。項梁立楚懷王。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公子橫陽城君為

韓王。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闕本作橫陽。君成先謙曰。官本作君成。是史記同。欲已撫定韓地。項梁死。定陶。成犇懷王。師古曰

字。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召韓司徒。徇韓地。得信。已為韓將。將其兵。從入武關。沛公為

漢王。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遷也。補注先謙曰。二字。史記作此左遷也。士卒皆山

前漢二十二

三四

東人竦而望歸。及其議東鄉可弓爭天下。鄭氏曰及軍中將士氣鋒也師古曰高紀及韓復云韓王信之語豈史家諛乎將二人所勸大指實同也竦謂引領舉足也蓋與鋒同鄉讀曰嚮補注周壽昌曰高紀拜韓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云云與此微有詳略

復云韓王信之語豈史家諛乎將二人所勸大指實同也竦謂引領舉足也蓋與鋒同鄉讀曰嚮補注周壽昌曰高紀拜韓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云云與此微有詳略

韓彭英盧傳並無此語不知師古何以云然史記韓信說漢王曰云云集解徐廣云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與此傳同是高紀誤從傳為長先謙曰高紀及史記信傳並作及其鋒

據鄭注所見本亦作漢王還定三秦迺許王信先拜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

王皆就國韓王成不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為樓侯

又殺之聞漢遣信略韓地迺令故籍游吳時令鄭昌為韓王

漢迺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使信與周苛等守滎陽楚拔之信降楚已得亡歸漢

師古曰降楚之後復得歸漢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之字

漢復召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五年春與信剖符王潁川

師古曰潁川古

曰剖分也為合符而分之補

注先謙曰以潁川為王都

六年春上召為信壯武北近鞏雒

師古曰鞏雒先謙曰宛今南陽府南陽縣治葉今葉縣南

二字鞏河南縣今河南府鞏

南迫宛葉

師古曰南陽之二縣也宛音於元反葉音式涉反

縣西南三十里雒陽

東有淮陽

補注先謙曰淮陽漢為國今陳州府淮寧縣治胡三省云韓之分晉其地

漢定天下韓王信剖符王潁川其地東兼有淮

陽所謂北近南迫言其境相迫近耳不屬韓也

皆天下勁兵處也迺更召太原郡為韓國

徙信召備胡都晉陽

補注先謙曰晉陽太原

信上書曰國被邊

李奇曰被音被馬之匈奴

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

北被邊兼有雁門之馬邑先謙案今朔平府朔州治

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

師古曰上

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專生不任

李奇曰言為將軍必死之意不得為勇也

為勇專生者惜死故不能任

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召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

朕所自責於君王

師古曰言雖處危亡之地執忠履信可召安存責其有二心

補注先謙

敵不可輕生亦不宜

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

召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

往擊破信軍銅鞮

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鞮音丁奚反

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

士人曼丘王黃

張晏曰白土縣名也屬上郡補注劉敞曰下云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

先謙曰史記亦與字本書高

立趙苗裔趙利為王

師古曰六

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

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曰南至晉陽

師古曰

日廣武亦太原之縣

補注先謙

與漢兵戰漢兵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復破之

師古曰離石

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谷

補注先謙曰此主父偃傳所謂匈奴聚於代谷之下也水經

東代郡在西史記作居代上谷正義云今媯州王念孫云代谷去

平城近上谷去平城遠漢沮陽為上谷郡治即唐媯州張說誤

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

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補注先謙曰平城雁門

上白登

師古曰白登

古曰在平城東山上去平城十餘里今其處猶存服說非也

補注先謙曰索隱姚氏案北

疆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猶有壘壁先謙案山西通志漢高祖被圍

之白登一在大同府城東七里一在城北

匈奴騎圍上上迺使人厚遺閼氏

師古曰閼氏

妻也閼音於

連反氏音支

閼氏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居居七日胡騎稍稍引去

補注先謙曰官本不重稍字引宋祁曰天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

胡者全兵李奇曰言唯弓矛無雜仗也補注先謙曰章衡云李注非是使胡有雜仗則傳

奴自戰其地也沈欽韓云全兵謂短兵自衛者故可以弩破圍通典兵篇引孫子曰遠則

用弩近則用兵兵弩相解也周壽昌云言胡全用銳利之兵以殺敵如刀矛戈戟皆是無

櫛鑑之類以禦弩矢請令彊弩傳兩矢外鄉師古曰傳讀曰附每一弩而加兩徐行出圍

入平城漢救兵亦至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令王黃等說誤

陳稀補注先謙曰十一年春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師古曰代郡之縣補注先謙漢使柴

將軍擊之灼曰奇武之子師古曰應說是也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後歸

輒復故位號不誅也音扶目反大王所知今王已敗亡走胡補注先謙曰已即非有大罪

急自歸信報曰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榮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

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曰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為反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

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師古曰二人皆越王句踐之臣

死范蠡即陶朱公也浮海而逃之齊又居陶自號朱公竟以壽終信引之曰自喻者蓋言

種不去則見殺蠡逃亡則獲免蠡音禮補注先謙曰言二人無罪然一死一亡皆不能保

其位文義甚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已償於吳世也蘇林曰債音奮孟康曰債

明無煩曲說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已償於吳世也猶疑也言子胥得罪於夫

差而不知去所以繫於世也師古今僕亡匿山谷間且暮乞資蠻夷師古曰資得罪於夫

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師古曰痿風痺病也音人佳反補注沈欽韓曰說勢不可耳

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書

降補注先謙曰漢封頽當為弓高侯晉灼曰功臣嬰為襄城侯晉灼曰功臣吳楚反

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補注先謙曰孫無子國絕嬰孫曰不敬失侯補注先謙

不從耐積當擊孫媽鄭氏曰音陽陵之馮師貴幸名顯當世補注先謙曰媽弟說師古曰

悅曰校尉擊匈奴封龍頽侯師古曰字或作維補注先謙曰孝武時兒寬後坐酎金失侯

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孔武仲雜說云漢多以酎金失侯其故何也考史記平準書武帝方

事夷狄而擊羌越卜式上書願父子往死之帝侯卜式賜金六十斤田十頃以風天下天

下莫應而列侯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者故於宗廟耐時使少府省諸侯所獻金斤兩少

者色惡者王削縣侯失國焉蓋絲諸侯之不從軍武帝忿焉乃設此法故失侯者百餘人

而尊式為復曰待詔為橫海將軍擊破東越封按道侯師古曰史記年表并衛青傳載韓

御史大夫此傳同而漢書功臣侯表迺說形近訛字史記亦云再封為按道侯與本傳合師古

不加訂正尚太初中為游擊將軍屯五原外列城還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宮為太子所殺

致疑詞非也音其勿反子興嗣坐巫蠱誅上曰游擊將軍死事無論坐者服虔曰時無故見殺而無為

說無故見殺而子復為巫蠱見誅皆為冤枉故上曰母有應論坐者也師古曰二說皆非

言韓說因掘蠱為太子所殺死於國事忠誠可閔今興雖曰巫蠱見誅其昆弟宗族應從

所已追寵說也迺復封興弟增為龍頽侯增少為郎諸曹侍中光祿大夫昭帝時至前將

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益封千戶本始二年五將征匈奴增將三萬騎出雲中斬

首百餘級至期而還神爵元年代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增世貴幼為忠

臣補注周壽昌曰幼為忠臣語不甚可解功臣表陽都敬侯丁復注為將軍忠臣侯亦有

忠臣字考後書趙溫傳辟司空曹操子不為操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

時操封武平侯是知功臣列侯得稱忠臣必漢制如此不然操奏勃人豈自稱為忠臣耶

鮑昱傳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案昱父承封關內侯羊續傳續

以忠臣子孫拜郎中案續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為司隸校尉父為太常其先並未以忠

節著是世卿之家亦可稱忠臣本書吳芮傳高祖定著令稱芮為忠功臣之名忠臣或肇

於此藝文志于長天下忠臣九篇注劉向事三主重於朝廷為人寬和自守曰溫顏遜辭

別錄云傳天下忠臣疑亦是紀述功臣也

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五鳳二年薨諡曰安侯子寶嗣亡子國除

成帝時繼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為龍領侯薨子持弓嗣補注先謙曰表岑王莽敗迺絕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師古曰耗滅也言漸而炎黃唐虞之苗裔尚猶頗有

存者師古曰謂神農黃帝堯舜之後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師古曰楚漢之際豪傑相王唯魏

豹韓信田儋兄弟為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非天

庫韓氏自弓高後貴顯蓋周烈近與晉灼曰韓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封於韓原姓

於三代世為最近也師古曰左氏傳云邗晉應韓武之穆也據如此贊所云

則韓萬先祖武王之裔而杜預等言為出自曲沃成師未詳其說與讀曰歟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韓信淮陰人也補注先謙曰淮陰臨淮縣今淮安府清河縣東五里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

韓曰管子小匡篇鄉里逐於州部韓非問田篇公孫宣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楚策汗明

見春申君曰僕之不肖阨於州部案此戰國以來選舉之法信長修德進賢名之曰三選

罷士無伍莊子達生篇孫休賁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師古曰行賈曰常從人寄食

於鄉以無行故不得推擇也補注宋祁曰適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家者師古曰音其有反

方言寄其母死無已葬或無其字適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家者師古曰音其有反

馬下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韓侯

一漂母哀之飯信章昭曰呂水擊絮曰漂師古曰哀憐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

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王孫如言公子也補注何焯曰

索隱引劉德云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補注王念孫曰案

子尊之也而俗人遂以信為韓王後補注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補注王念孫曰案

之詞又讀為有言少年中有侮信者也古字通以又為有補注雖長大好

帶刀劍怯耳眾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師古曰眾辱於眾中辱之跨下兩股之

是信執視俛出跨下師古曰俛一市皆笑信曰為怯及項梁度淮信乃杖劍從之師古曰

無餘資居戲下無所知名師古曰汎在旌戲之下也梁敗又屬項羽為郎中信數曰策干

項羽補注宋祁曰羽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李奇曰楚官名補

表作入漢為連敖票容史記功臣表作連敖典客索隱云典客漢表作粟客知票本作粟

任天下武勇何不誅師古曰言何所不誅也下皆類此呂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呂義兵從思東歸之

士何不散師古曰散謂四散而立功補注劉攽曰何不散者言義兵無敵諸侯之眾亡不離散而敗也先謙曰索隱引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

也且三秦王為秦將師古曰章邯也馬欣董翳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

至新安項王詐阮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秦父兄怨此三人痛

於骨髓補注先謙曰史記於作入今楚強呂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亡所害師古曰秋豪喻微細之物

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師古曰言家家皆知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咸知之宋祁新唐書長孫后傳安業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即用此三字顧炎武謂殊

不成文殆偶未檢此書耶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師古曰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署置漢王舉兵東出陳倉補注先謙曰陳倉扶風縣今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

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補注王念孫曰今當依史記作合謂漢與齊趙合而共擊楚

散而還信復發兵補注先謙曰史記發作收是也高紀亦云收兵與漢

擊破楚京索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呂故楚兵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師古曰兵敗於彭城而塞王

欣翟王驛亡漢降楚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補注先謙曰齊未嘗與楚和此及史記並行

反漢而與楚非但欲漢王使酈生往說魏王豹豹不聽乃信為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

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補注先謙曰酈生曰一曰相直也信曰豈子耳遂進兵擊魏魏盛兵補

反塞臨晉補注先謙曰補坂河東縣今蒲州府永濟縣東南信迺益為疑兵師古曰多張兵形令敵人疑也

兵從夏陽呂木罌缶度軍襲安邑服虔曰呂木罌罌缶也陳船欲度臨晉而伏

一政反臨晉在今同州朝邑縣界夏陽在韓城縣界補注宋祁曰伏越本作復劉敞曰復

當作伏周壽昌曰功臣表祝阿侯高邑下注云屬淮陰郡度軍則此役高邑有功或即其

所畫策也先謙曰陳船者索隱陳列船艘欲渡河也或以為地名諺臨晉馮翊縣今同魏

州府大荔縣西夏陽馮翊縣今同州府韓城縣南二十里安邑河東縣今解州夏縣北魏

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呂北舉燕趙東擊

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

夏說闕與李奇曰夏說代相也孟康曰闕與是邑名也在上黨臨縣師古曰說讀曰悅闕

村闕與山在磁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先謙曰紀要闕與城在沁州西北二十里俗曰烏蘇

志上黨沾縣有闕與聚正義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先謙案即韓之闕與邑也信之

下魏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呂距楚信耳呂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

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補注先謙曰井陘常山縣今正定府井陘縣北元和志

央下如井故名之明志真定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

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師古曰喋音牒今乃輔呂張耳議欲呂下趙師古曰言其

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師古曰言難繼樵蘇後爨師

不宿飽師古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小雅白華之詩曰樵彼桑薪樵音在消反補注沈欽韓曰四語見黃石公上略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

騎不得成列師古曰方軌謂併行也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

道絕其輜重。師古曰開路微路也。重音直用反補。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關，退

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願。君

留意臣之計，必不為二子所禽矣。補注王念孫曰：必不為二子所禽矣，本作不為二子所禽矣。必為二子所禽矣，史記作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是證後人不知不字自為一句，而以不必二字連讀。遂不得其解，而改不必為必，不以陳餘用李左車之計則必不為二子所禽，不知上文明言兩將之頭可致戲下，豈特不為所禽而已乎？

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

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師古曰言多十倍者，可圍城多一倍者，戰則可勝。補注謙曰：官本注城作敵。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實兵不能數萬也。史記作其

謙曰：官本注城作敵。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襲我，亦已罷極。能字屬下句，讀先謙曰：其實不能語仍不了當。以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襲我，為句不即否字，其實否者，謂無數萬之多也。信兵號二十萬餘，言不過數千，似非情理。故班固刪正之，能讀為乃非才。亦已罷矣。師古曰罷，能之能，能乃聲近義通。此王念孫說詳見經傳釋詞。

後有大者，何呂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閒人窺知其不用

伺之也。孟康曰：傳令人持一赤幟。師古曰幟，旗之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音蔽，依山

騎二千人。孟康曰：傳令人持一赤幟。師古曰幟，旗之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音蔽，依山

自覆蔽也。師古曰蔽，隱於山間，使敵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

幟。師古曰：令其裨將傳餐也。師古曰：餐，古音字音干安。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騎作駐。若汝也。

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噤然陽應曰諾。孟康曰：噤音撫，不精明也。劉德曰：音無，師古曰

三蒼：撫，怪愕之詞。先謙曰：官本注無作撫。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

趙軍恐漢軍阻險而還。補注：趙軍恐漢軍阻險而還，以先使韓信自恐阻險而還，不當云恐吾阻險而還。趙軍恐漢軍阻險而還，以先使韓信自恐阻險而還，不當云恐吾阻險而還。趙軍恐漢軍阻險而還，以先使韓信自恐阻險而還，不當云恐吾阻險而還。

而還矣。下文使萬人先行，出正所謂前行也。而趙軍不擊之，正所謂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也。前行字仍當音戶。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補注：沈欽韓曰：輿地廣記：真定府井

其陳也。先謙曰：此尉繚子天官篇背水陳為絕地向阪，陳為廢軍。陳餘知兵法，故趙軍笑趙

兵望見大笑，平曰：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師古曰：擊而行之。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

信張耳棄鼓，旗走水上軍。師古曰：走，趣也。音奏。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補注：劉奉世曰：復逐信耳

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師古曰：殊絕也。謂決意必死。補注：宋祁曰：逐信張

張耳矣。此不秘，有二張字。宋說非。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

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曰：漢為皆已破趙王將矣。

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師古曰：泚音

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水經注：泚水即井陘山水。禽趙王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

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師古曰：皆讀

以招陵尊，陵母也。周勃傳：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勃自尊也。皆此類。請校劾首虜，休

皆賀。師古曰：諸校諸部也。猶今言諸營也。劾致也。謂各致其所獲。補注：沈欽韓曰：劾，因問

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補注：沈欽韓曰：杜牧注：孫子云：太公曰：軍必左川澤而

注：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呂勝。此

巨陵為壯，谿谷為牝。

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師古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

補注：沈欽韓曰：管子兵法深入則危，危則士自修，孫子九地篇曰：死地則戰。且信非得素拊循。

士大夫，經所謂歐市人而戰之也。師古曰：經亦謂兵法也。歐與駢同也。忽入市鄆而歐取。

無也。字沈欽韓曰：呂覽簡選篇世有言曰：駢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馮定遠云：信所將非素所拊循，兵不為用，與歐市人同耳。戰國之後，民猶習兵，諸將灌嬰曹參之流，百戰之餘，非真市人也。故背水而陣，得以用之。若市人也有相擠而入水耳，烏能與之殊死戰乎？不可不察也。王先慎曰：經史記作此則經非指兵法言，顏說無據。其勢。

非置死地，人人自為戰。今即予生地，皆走。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不可通此。蓋後人旁注，即字以釋今義，傳寫者不知而併入正文也。寧尚得而用之乎？

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師古曰：何若，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大夫，不可曰圖存。

師古曰：圖謀也。敗軍之將，不可曰語勇。若臣者，何足言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

師古曰：百里奚，本虞臣也。後仕於秦，遂為大夫。穆公用其言曰：取霸伯，請曰：霸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仕作事。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

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補注：王先慎曰：亦當作必。晏子雜篇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故

恐臣計未足用。師古曰：願，念也。補注：先謙曰：據顏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補注：王先慎曰：一日而失之，軍敗師下。此故改曰：高邑補注：先謙曰：今趙州柏鄉縣北。身死泚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

眾庶莫不輟作，怠懈靡衣，媮食傾耳，以待禽者。師古曰：媮，止也。媮與媮同。媮媮，不為久計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媮作命。是史記同。媮媮，食所見與顏注本異。然而眾勞卒罷。師古曰：罷，史記作媮。衣甘食，索隱言漢書作媮媮，食所見與顏注本異。然而眾勞卒罷。師古曰：罷，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劾，敵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

師古曰：見顯露也。屈盡也。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師古曰：單，亦盡。若燕不破，若一作弱。齊必距境而曰自疆。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信曰：然則何由？

師古曰：由，從也。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曰饗士大夫。北首燕路。

師古曰：首，音式。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短尺。先謙曰：官本注在呂使燕下。呂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

補注：周壽昌曰：廣武君自此遂不知所終。通志：姓氏略左車氏為廣武君。李左車之後是廣武有子孫。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呂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度河擊趙王耳。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卒佐漢。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漢王出南之宛葉。

師古曰：之，往也。宛葉二縣名。得九江王布入成皋。楚復急圍之。四年，補注：王先慎曰：二字衍。高紀出成皋，奪張韓軍。並在三漢王出成皋度河，獨與滕公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奪其印符。

師古曰：就。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補注：宋祁曰：學官景德本。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為相國。

補注：錢大昕曰：前為左丞相，位蕭何下。今為相國位。

何上周壽昌曰此說誤漢左右丞相設於孝惠高皇后時前左丞相發趙兵未發者擊齊

虛稱也樊噲亦為之相國設於高祖十一年此拜信為趙相國也

文穎曰謂趙人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擊

齊語在通傳信然其計遂渡河補注先謙曰官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

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密西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師古曰且音子余反補注

齊齊王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師古曰欲戰而未交兵也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關窮寇戰鋒不可當也

補注宋祁曰一本戰字上有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師古曰近其室家懷顧望也

久字錢大昭曰闕本戰作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注沈欽韓曰九地篇諸侯自戰

其地為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師古曰信臣常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

漢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

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

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師古曰自謂當得封齊之半地何為而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

出琅邪北箕縣東北經臺昌入海即禹貢所云濰淄其道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箕作經

引宋祁曰注文經縣當作箕縣沈欽韓云元和志濰水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明志

縣西五里有韓信溝相傳亦信所鑿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沙呂壅水上流補注先謙曰

盛字是史記引兵半度擊龍且補注宋祁曰舊本半字下有夜字去雷兩意俱通陽不勝

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度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度即急

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

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荒師古曰邊近也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闕不為假

王曰填之其執不定音竹刃反今權輕不足已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

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而來佐我師

汝也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

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

耳何已假為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楚曰亡龍且補注宋祁曰以疑作已周

多在讀者自知之不必改亦不勝改即作以項王恐使肝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

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師古曰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師古曰

角然得脫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為與漢王為金石交師古曰

者取其然終為漢王所禽矣足下所自得須臾至今者呂項王在補注王念孫曰此須臾

以得從容至今不死者以項王尚存也賈山傳願少須臾毋死少須臾即少從容亦延

年之意故武五子傳奉天期今不得須臾張晏注不得復延年也從容須臾語之轉耳項

王即亡次取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於漢王曰擊楚且為

智者固若此邪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言不聽

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眾補注宋祁曰浙本數萬字上有御

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師古曰下衣音於記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背之不

祥補注先謙曰史記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通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呂三分天下

之計補注宋祁曰景祐本越本無之計字作鼎足而王錢大昭曰闕本同語在通傳信不忍背漢又自曰功大漢王不奪我

齊遂不聽。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垓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為楚

王都下邳。補注：先謙曰：下邳，東海縣，今徐州府邳州東三里。高紀：張良請從陳以東、傅海

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信。信又先有故齊舊地。先謙案：徙信王楚，所以實前言而齊地遂為郡縣矣。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

下鄉亭長錢百。師古曰：曰，恥辱之。曰，公小人為德不竟。晨炊，尊食召辱已少年，令出跨下者，曰為

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兩死字

死者兼己，故忍而就此。師古曰：就成也。項王亡將鍾離昧。師古曰：昧音莫，曷反。補注：周壽

臣以金首開之，昧蓋楚重將先謙曰：官本昧皆作昧。家在伊廬。劉德曰：東海郡南有此邑。韋昭曰：今中廬縣也。師古

海胸縣有伊廬鄉。元和志：鍾離，昧城在胸山縣南百。素與信善。項王敗，昧亡歸信。漢怨昧

聞在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師古曰：行，音下，更反。有變告信欲反。師古曰：凡言變

事，書聞於天子。上患之，用陳平謀，偽游於雲夢者，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

發兵，自度無罪，音大各反。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亡患。信見昧計

事，昧曰：漢所已不擊取楚，曰昧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

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

亨。張晏曰：狡猶猾也。師古曰：此黃石公三略之言。補注：沈欽韓曰：文子上德篇：狡兔死而

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吳越春秋大夫種曰：子胥於吳當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

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韓非內儲下以爲太宰，語遺大。上曰：人告公反，

遂械信至雒陽，赦曰：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補注：宋祁曰：浙本無王字，案六年游

也。稱疾不朝，從也。從從行也。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師古曰：鞅鞅，志不滿也。音於兩羞

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

噲等爲伍。師古曰：言俱爲列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師古曰：從音千，容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

有差，下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辦耳。

補注：先謙曰：如臣多多益辦耳。善上笑曰：多多益辦，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爲陛下禽也。

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稀爲代相，監邊辭信。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稀，拜爲鉅

賞爲鉅鹿守也。信挈其手。師古曰：挈，謂執提之。與步於庭，數而仰天而嘆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

有言，稀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

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補注：周壽昌

反意信因其來辭，突教之，反不懼。稀之。陳稀素知其能，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稀果反。高

帝自將而往，信病不從。補注：宋祁曰：浙本病字上有稱字。錢大昭曰：南監本闕本有稱字，

也。史記亦云：陰使人之稀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

定，待稀報，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補注：劉奉世曰：案功

慎陽樂說爲淮陰侯舍人告淮陰侯信反，侯二千戶齊召南曰：劉据。舍人弟上書變告信

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亂。師古曰：黨音他，朗反。補注：錢大昭曰：亂南監

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稀已死。補注：先謙曰：官本死作破。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病強入賀。

師古曰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師古曰鍾室謂懸鍾之室補注周壽昌曰給詐也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破豨

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之字引問曰信死亦何言呂后道其語高

祖曰此齊辯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自說釋弗誅師古曰自說謂自解說也釋放也置

先謙曰自說即自解不當語在通傳補注宋祁曰漸復訓釋為解也顏是劉非本無此四字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補注先謙曰昌邑山陽縣今常漁鉅野澤中為盜師古曰漁捕魚也

龍方關且待之師古曰兩龍謂秦與陳勝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為長越謝不願

也少年強請乃許與期日日出時後會者斬日日出十餘人後者至日中於是越

謝曰臣老諸君強己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師古曰一

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

公引兵西越亦將其眾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眾萬餘人無

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呂擊楚補注劉氏曰田榮使越

其事見高紀楚合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二年春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越將

其兵二萬餘人歸漢外黃師古曰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

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真魏也真魏後也遇拜越為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師古曰梁地

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皋自東收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

將其兵北走穀城補注先謙曰穀城即穀成河項王南走陽夏師古曰走並音夏音攻

楚補注劉放曰漢王敗此時漢未敗其敗字疑是數字先謙曰劉說是也史記亦誤越曰魏地初定向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

項籍所敗固陵補注錢大昭曰固陵上當有脫字漢王之敗敗於陽夏南非固陵也其與

梁地功多始君王曰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師古

韓信語在高紀於是漢王發使使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陔下項籍死立越為

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

梁王稱病使使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師古曰讓責也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

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即為禽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太僕有罪亡走漢告

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

反越不聽而云反

不誅輒是反形已具也師古曰贛說是也請論如法上赦呂為庶人徙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

名補注先謙曰青衣蜀郡縣今雅州府雅安縣北沈欽韓云與地廣記嘉州龍游縣乃漢南安縣故地非青衣漢嘉本土也唐顏師古注彭越傳杜佑述通典嘉州事皆以龍游為

青衣蓋失之矣入補注嘉州縣今檢各本此處皆無師古注則刊本有脫落也先謙西至鄭

案集解引贛注云今漢嘉是也索隱今為臨邛瑣說是廣記蓋指此而誤為顏說先謙曰京兆縣今同州府華州北

逢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為呂后泣涕自言凶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詔與俱東

補注宋祁曰一本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廷

尉奏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廷尉王恬關遂夷越宗族補注宋祁曰宗

黥布六人也師古曰六安縣今六安州北十三里先謙曰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

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臣贊曰幾近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補注王

是乎史記黥布傳亦作幾集解引徐廣曰幾一作豈索隱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是其明證

矣豈與幾古同聲而通用人有聞者其戲笑之布呂論輸驪山師古曰有罪論決而輸作於驪

通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乃率其曹耦囚之江中為羣盜師古曰

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補注沈欽韓曰雲字記英布城在饒州其

眾數千人番君曰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師古

曰地名也補注先謙曰說在引兵而東間項梁定會稽西度淮布呂兵屬梁梁西擊景駒

陳勝傳史記作清波通用字項梁聞陳涉死立楚懷王呂布為當陽君項梁敗死懷

秦嘉等布常冠軍師古曰言其驍王與布及諸侯將皆聚彭城補注先謙曰自本聚作軍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

懷王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補注宋祁曰越本項籍與布皆屬之北救趙及籍殺宋義河上

自立為上將軍使布先涉河師古曰涉謂無舟楫而渡也擊秦軍數有利籍乃悉引兵從之遂破秦軍

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服屬楚者呂布數曰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

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阮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

下軍師古曰間道微道也遂得入至咸陽布為前鋒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常為軍鋒索隱案漢書項

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尊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布擊之布使將追殺之

郴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補注齊召南曰案敘此事於追殺

傳敘於追殺義帝之前蓋誤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

使者譙讓召布師古曰譙讓責之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布

又多其材師古曰多猶重也欲親用之呂故未擊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師古曰

州虞城縣是也補注劉攽曰上文云漢之敗楚彭城此文又云漢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

梁案隨何說前後殊參差云漢王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是則項王已去齊矣安得

復言留項王於齊及隨何自明已功亦云陛下攻彭城楚王未至齊也然則漢王使隨何

在未至彭城之前明矣實說項王伐齊召兵黥布度羽得布共伐齊西方有變必留

布而羽自至故欲使人說布叛楚布叛楚則項王必自終齊事故必數月留而漢可取天

下矣及隨何說布歸漢漢果得以入彭城也然則說辭差錯或楚漢初記事者各不同班

氏合之不能無誤耳又檢高紀二年敗彭城三年布方歸漢此時漢與楚相持滎陽矣此

傳文云項王留而攻下邑非事理也及隨何說詞亦自不倫疑漢之辯士寓言如此非本

語也先謙曰案下文留項王於齊數月高紀改為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班氏亦知史

事此言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乃追湖之詞非謂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
兩次會戰也虞梁國縣今歸德府虞城縣西南三里

事者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師古曰使之發兵背楚留

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已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

主之服虔曰淮南太宰作內主補注先謙曰通鑑胡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

不見何必已楚為彊呂漢為弱此臣之所為使師古曰此事正是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

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師古曰質鎡也言伏於鎡

呂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

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補注周壽

王史臣追稱之先謙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已楚為彊可已

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李奇曰版牆版也築杵也補注先

南之眾師古曰悉盡也身自將為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

乎夫漢王戰於彭城補注先謙曰此謂漢王率五諸侯擊楚時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歸

淮南之眾日夜會戰彭城下師古曰歸者謂盡舉之如婦地之為今撫萬人之眾無一人

渡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師古曰斂手曰拱孰誰也言不動搖坐觀夫託國於人者固若

是乎大王提空名已鄉楚師古曰提舉也鄉讀曰嚮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

者呂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已不義之名師古曰負加也加呂其背明約而殺

義帝也然而楚王特已戰勝自彊補注先謙曰史記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舉榮陽下蜀漢

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聞呂梁地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深入敵國八

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乃得羽地也補注劉奉世曰方是時彭

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皋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
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師古曰不足者言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
救夫楚之彊適足呂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
自託於危亾之楚臣竊為大王或之補注錢大昭曰或古惑字或之者疑之也臣非已淮南之兵足已亾楚也
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雷數月漢之取天下可已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
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補注先謙曰史記分作封是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
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
字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也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已得發兵布愕
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師古曰構結也言背楚之事已結成也獨可遂殺楚使毋使歸而疾走漢
并力師古曰走音奏次下亦同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
邑師古曰縣名也在梁地補注先謙曰下邑梁國縣今數月上句此文雖符上文留項王
於齊數月然事理全在下邑又非齊地先謙曰數月字屬上龍且攻淮南破布軍布欲引
是也劉於非齊地致疑未悟史記止雷項王於齊一句有誤龍且攻淮南破布軍布欲引
兵走漢恐項王擊之故聞行與隨何俱歸漢至漢王方踞牀洗師古曰洗濯足也音先典反而召布入

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師古曰高祖曰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禮令布折服曰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於是乃使人之九江楚已使

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秋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五年布

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陳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破之陳下此之

有項籍死上置酒對眾折隨何曰腐儒師古曰腐者爛敗言無所堪任為天下安用腐儒哉師古曰高祖意欲衰

賞隨何恐羣臣不服故對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取淮南乎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

何之功賢於步卒數萬騎五千也然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師古曰圖謀也乃已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

皆屬焉六年朝陳七年朝雒陽補注王先謙曰史記作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之當從史記高紀八年三月行如雒陽九月行自雒陽至淮南王從即此事明七為八之譌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

夏漢誅梁王彭越補注王念孫曰高紀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夏漢誅梁王彭越補注王念孫曰高紀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夏漢誅梁王彭越補注王念孫曰高紀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

夫賁赫對門師古曰賁音赫姓賁名赫肥姓賁名赫乃厚饒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師古曰

赫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師古曰音張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師古曰音張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師古曰音張

也師古曰及其未發兵先誅伐之上已其書語蕭相國蕭相國曰布不宜有此師古曰不應有反謀恐仇怨妄誣之師古曰怨音

呂罪已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赫呂為將軍補注宋祁曰浙本上字召諸侯補注先謙曰官本侯作將是問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阮豎子耳何

能為汝陰侯滕公呂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張分也曰疏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與前三年同耳文相避也

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有籌策可問上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

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薛公對曰東取吳補注先謙曰正義荆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

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補注先謙曰下蔡沛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師古曰重輜重也音直用反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師古曰是者謂布也薛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為廢上計而出下計

師古曰胡何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上下有中字是

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

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

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揣之

日揣度也音初委反補注劉效曰上曰善案薛公所言英布出下計不盡如薛言布取荆又

敗楚遂與上遇何嘗歸重於越身歸長沙乎又史云果如薛公所揣今未見揣者疑薛公本

亦揣知布意上厭兵不來先言之故曰果如也或曰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師古曰縣

此亦辯士寓言非實事見布後死長沙故云歸重耳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各屬臨淮

郡補注先謙曰今泗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盡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

師古曰二縣之間也補注

在今泗州盱眙縣西北為三軍欲呂相救為奇師古曰不聚一處分而為三欲互相救

或說

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故易逃散補注周壽昌曰孫子

九地篇云用兵之法有散地又云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又云是故散地則無戰此即所

引之兵法也為散地下魏武注云士卒戀土道近易散此即顏注所本也蓋凡戰於他國地

勢皆生不知所往故多聚而戰自戰其地各戀其鄉闕志不堅故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

補注先謙曰史餘皆走安能相救

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過蕪西會稽師古曰會稽工外反音丈瑞反

會稽周壽昌曰稽史記作甄一作甄斬之鄉名音與此同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鄧展曰望

先謙曰官本作縶是過史記作過是官本同此形近致誤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地名也望

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險謂布何苦而反師古曰險讀曰遙補注錢大昭

傳貴賤有等而下不險顏注險與險同陳湯傳橫厲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戰破布軍

烏孫踰集都賴顏注踰讀曰遙是險踰遙字並通用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戰破布軍

布走度淮補注沈欽韓曰文選注五十四引楚漢春秋下蔡亭長言淮南數止戰不利與百

餘人走江南布舊與番君婚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師古曰誘之孫回也師古曰據表云惠

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十二字師古刪之而據為己說偽與俱走越師古曰

為此布信而隨至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師古曰鄒陽縣之鄉也鄒音口堯反補注先謙

茲鄉當在番陽界寰宇記廢鄒陽縣在鄒陽縣西北百二十里遂滅之封賁赫為列侯將

正義英布家在饒州鄒陽縣百五十二里十三步樓字號百遂滅之封賁赫為列侯將

率封者六人靈常下相侯洽耳高陵侯王虞人並以擊布有功封與期思侯賁赫凡七侯也

盧縮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晉灼曰親父也縮之父及生男高祖

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縮壯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補注宋

本嘉作喜先謙曰作嘉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避宅縮常

隨上下師古曰避宅謂不居其家潛匿東西補注先

謙曰史記避宅作避匿上下有出入二字及高祖初起沛縮已客從入漢為將

軍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從入漢中是也此文漢下脫中字耳王念孫曰從入漢即從入

漢中非有脫文也功臣表曹參以中涓從起沛以將軍入漢蕭何以客初從入漢樊噲

以舍人起沛從以常侍中從東擊項籍呂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食飲賞賜羣臣莫敢

望雖蕭曹等特曰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縮者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項籍死使縮

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師古曰共敖子也還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

立縮為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縮立六年，已陳稀事，見疑而敗。稀者宛句人也。師古曰宛句縣名也。地理志屬濟陰宛音於元反。句音劬。補注先謙曰宛句六國時屬梁。今曹州府荷澤縣西南。史傳贊稱稀梁人，則宛句六國時屬梁。不知始所已得從，及韓

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稀已郎中封為列侯。已趙相國，將監趙代邊，邊兵皆屬焉。補注劉奉世曰不知始所以得從，案功臣表自著稀起及以破滅荼封陽夏侯，當是傳誤。爾又曰以趙相國趙字當作代，吳仁傑曰淮陰侯傳稀為代相，監邊高紀稀以代相國反，此云趙相國其文異者，蓋七年代王喜棄國歸立如意為代王，以愛子留長安，是歲稀為代相九年，徙如意王趙而稀就遷趙相國，則稀為代相在七年為趙相國在九年，歲月可攷。蓋未嘗為代相國也。功臣表亦載稀以趙相國反而紀於十年九月，書稀反時為代相國，此紀誤也。漢紀承誤作代相，尤非至通鑑。但書稀為相國而不著其為趙若代疑偶脫一字，方稀為趙相國而周昌於時又為趙相者，案漢初諸侯王有丞相，有相國，昌為丞相，相事而稀自為相國，守邊時代未有王不應置相，故稀以趙相國并將趙代兵，先謙曰史無九年稀為趙相國明文，亦無周昌為丞相行相事之事實，人以臆見說經史其謬每如此。據高紀帝言代地吾所急，故封稀為列侯以相國守代，是稀為代相國明矣。又云代地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故稀為代相國並監趙代邊及稀反周昌以趙相國明矣。又云代地昌以趙相國相如意之國別封文帝為代王，趙代始合觀紀傳自知稀少時常稱慕魏公子。師古曰謂信陵君無忌。及將守邊，招致賓客，常告過趙。師古曰因休告之假而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

官舍皆滿。稀所已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師古曰言屈己禮之，不曰富貴自尊大。趙相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稀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稀客居代者，諸為不法事，多連引稀。稀恐

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師古曰二人皆韓王信將補注先謙曰後二漢十年秋太上帝崩，上因是召稀，稀稱病，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上聞乃赦吏民為稀所誑，誤劫略者，上自擊稀破之，語在高紀。初上如邯鄲擊稀，如往也。燕王縮亦擊其東北，稀使王黃求救匈奴，縮亦使其臣張勝使匈奴言稀等軍破，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亡在

胡見勝曰公所已重於燕者，已習胡事也。燕所已久存者，已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稀等，稀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稀而與胡連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已安國。勝已為然，迺私令匈奴兵擊燕，縮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已為者，縮寤乃詐論他人，已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師古曰間音居

莫而陰使范齊之，稀所欲令入連兵毋決。音灼曰使稀久亡，畔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宋祁蓋無亡字，今官本有亡字，與宋說不合。史記亦有亡字，集解引晉說釋之，據顏引晉注則所見漢書本亦有亡字矣。漢既斬稀，其裨將降言燕王縮使范齊通計謀，稀所上使使召縮，縮稱病，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縮，因驗問其左右，縮愈恐。

師古曰問音問，師古曰問音問也。閉其蹤跡，藏匿其人，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者，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漢族淮陰，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師古曰呂音之，欲反。呂后婦人專欲已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縮果反矣。使樊噲擊縮，縮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瘳，自入謝。師古曰瘳音愈，同。高祖崩，縮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已為東胡盧王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縮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師古曰舍音止也。諸侯王及諸郡朝宿之館在京師者謂之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縮妻亦病死。孝景帝時，縮孫它人，已東胡王降。如淳曰為東胡王而來降也。東胡烏丸也。補注齊召南曰它人

史記及本書表作它之則人字誤也。又此及史記並云縮孫而本書及史表並云縮子必有一誤。封為惡谷侯。補注齊召南曰惡谷史記

亦誤周壽昌曰惡亞古字通易繫辭而不可惡也釋文荀爽本作亞書大傳鐘鼓惡注惡當作亞亞次也傳至曾孫有罪國除

吳芮秦時番陽令也師古曰番音蒲何反補注先謙曰即鄱陽漢豫章縣甚得江湖閒民心號曰番君天下之初叛

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師古曰嫁女與之也妻音于計反他皆類此因率越人舉兵呂應諸侯沛公攻南陽迺

遇芮之將梅鋗師古曰鋗音呼亥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立作懸與偕攻析郟師古曰二縣也並屬南陽音郟益反補注先謙曰析宏農縣顏謂屬南

陽誤也今南陽府內鄉縣西北降之及項羽相王師古曰自相尊王也呂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

立芮為衡山王都邾師古曰邾音朱又音姝補注先謙曰邾今黃州府黃岡縣治其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為列侯

項籍死上呂錡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都臨湘補注先謙曰長沙縣今長沙府長沙縣治一年薨

諡曰文王補注先謙曰湘水注臨湘縣有吳芮冢廣踰六十八丈登臨寫目為塵郭之佳

服並如故吳平後豫發家人於壽春見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形貌何類長沙王吳芮子成

平但君微短耳綱懼然曰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家發四百年至見綱又四十餘年矣

王臣嗣薨子哀王同嗣薨子共王右嗣師古曰共讀曰恭薨子靖王差嗣補注先謙曰官本差作

王表共王右作共王若靖王羌作靖王產孝文後七年薨無子國除初文王芮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

其定著令也師古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使特王也或曰呂芮至忠故著令

著令之意也贊文以謂忠而得王故著于令爾徒忠無它事何以著令耶劉攽曰長沙王

忠其定著令定著令者謂於令著長沙王車服土地之類也功臣表陸量侯須無令長受

令長沙王此亦一證沈欽韓曰此蓋當時因韓彭等反逆著為條約以戒飭王侯而稱長

沙之忠也先謙曰芮徙王後一年薨此自高祖賢芮而著令耳王莽傳張竦為陳崇奏云

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定著於令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蓋盧至孝

縮反後高祖刑白馬而盟此令當在其時以賢芮故使其後人得嗣王也諸說未晰至孝

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一人為列侯補注先謙曰漢書高后傳傳國數世絕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縮與兩韓信皆

微一時之權變曰詐力成功師古曰微要也音工堯反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強大懷不自安事窮

勢迫卒謀叛逆終於滅亡張耳呂智全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

世曰無嗣絕慶流支庶有呂矣夫師古曰呂其不用詐力也著于甲令而稱忠也師古曰甲者

荆燕吳傳第五漢書三十五

荆王劉賈補注錢大昕曰宗室王例不姓劉賈姓劉澤獨書姓衍文高帝從父兄也師古曰父之兄弟之子為從父兄

召南曰史記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此云從父兄又史記不知其初起時漢元年還定

三秦賈為將軍定塞地師古曰司馬欣之國也塞音先代反從東擊項籍漢王敗成皋北度河得張耳韓信

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楚度白馬津師古曰即今滑州白馬縣河

不肯與戰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賈輒壁不肯與戰是堅守壁壘意此作避是避其鋒也

侯壁不肯戰是其證後書耿弇傳注壁謂築壘壁也後人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師古曰保謂

知其義而改壁為避其失甚矣荆燕世家正作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依恃呂自安

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度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師古曰間謂

招之補注王念孫曰後書鄧禹傳注間私也謂使人私招之也項羽紀沛公道蒞陽周殷

間行謂私行也漢王間往從之謂私往也王可以間出謂私出也顏注於義轉迂

反楚佐賈舉九江迎英布兵皆會陔下誅項籍漢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縮西南

擊臨江王共尉師古曰共敖之子也共讀曰龔尉死呂臨江為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

擊臨江王共尉師古曰共敖之子也共讀曰龔尉死呂臨江為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

擊臨江王共尉師古曰共敖之子也共讀曰龔尉死呂臨江為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

擊臨江王共尉師古曰共敖之子也共讀曰龔尉死呂臨江為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

賢欲王同姓。呂填天下。音竹刃反。師古曰填。乃下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為王者。補注：先謙曰：時分

齊王故云。然漢書節去則此為羨文。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荊王。王淮東。補注：先謙曰：時分

吳王濞傳云：王三郡五十三城，即賈舊封也。史記二字當依此訂。表云：都吳。立六年而

淮南王黥布反。補注：先謙曰：賈以高帝六年正月立，十一月布反。東擊荆，賈與戰，弗勝，走富陵。師古曰：縣名，地理

先謙曰：今泗州盱眙。為布軍所殺。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師古曰：言同曾祖而別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引楚漢春

補史闕當別有見。楚漢春：秋非陸賈元書不足據證。高祖三年，澤為郎中，十一年，呂將軍擊陳稀，將王黃。補注：周壽

作得王黃是樊噲傳云：虜大將王黃而史。記陳稀傳王黃以賞購得之情事可互證。封為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晉灼曰：楚漢春

注：先謙曰：官本。游乏資，呂畫奸澤。服虔曰：呂計畫干之文。穎曰：呂工畫得寵也。師古曰：其

記奸作干。掘服注所見本。澤大說之。師古曰：說。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師古曰：因飲酒

生已得金，即歸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黨與也。言不復與我為友也。

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注：宋祁曰：南本浙

本並作張澤。卿澤或作釋卿。案周勃傳：宦者令張釋諭告。顏注曰：荆燕吳傳云：張澤今此

作釋，未知孰是。然則此宜作澤卿矣。但釋澤二字不知何從。後云：今卿最幸，疑卿是字。釋

其名也。齊召南曰：案此書恩澤侯表及周勃傳皆作張釋。與史記呂后紀同，而匈奴傳作

張澤。與史記文帝紀及表同。宋祁疑卿是字是也。但史漢每遇澤釋字，輒互異。如張良傳

建成侯呂澤實是呂釋之。此宦者張卿名澤，究難懸定也。先謙曰：釋澤古字。居數月

通用。卿蓋美稱。下文田生亦屢稱卿。蓋若魯扶卿、張恢生、韓固生、申培公之比。居數月

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師古曰：親父也。具，供具也。補注：周壽昌曰：顏謂田生令子請之

備具者，不假手廚僕。若魏。其迎田卿，夫妻治具是也。張卿往見田生，帷帳具置如列侯。補注：先謙曰：具置猶供具。張

卿驚，酒酣，酒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邸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補注：先謙曰：索隱此

如他一切。訓權時也。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如清曰：呂公知高祖貴，呂女妻之，推轂使為

之行助推其轂，故得引重而致遠也。補注：先謙曰：雅常也。功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

后春秋長。師古曰：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代呂后。呂后又重發之。鄧展曰：重難發。其

后駁文當作太。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呂聞太后。師古曰：風讀曰

太后必喜。諸呂呂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過及身矣。補

先謙曰：官本過作。禍是史記作禍。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

王。太后賜張卿千金。師古曰：千斤之金。補注：先張卿曰：其半進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

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補注：先謙曰：史記諸劉下少長

非澤本立。此號也。獨此尚缺望。師古曰：缺音決。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

張卿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呂須女亦為營陵侯妻。補注：先謙曰：官本須作須。故遂立營陵侯澤為琅邪

王。補注：劉攽曰：高后紀元年王諸呂七。年立劉澤與此傳不同，說在高紀。琅邪王與田生之國，急行毋劓。師古曰：田

后果使人追之，已出，即還。澤王琅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

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呂。至梁聞漢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師

古：齊王傳云：使祝午給琅邪王琅邪王，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

送項邪王與此傳不同疑此傳誤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給字下有說字一本給作詭
齊召南曰案顏注是項邪王本無意於誅諸呂特見詐於齊王其後又因敗以為功耳是
以通鑑從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項邪王共立代王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徙澤為燕

王而復呂項邪歸齊李奇曰本齊地前分澤王燕二年薨諡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年薨

補注宋祁曰九年當作二十六年史記年表漢表皆同錢大昭曰自文三年至景五年正合二十六年之數此作九年誤子定國嗣定國與父康王姬

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

定國如涪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知令郢人呂告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肥如燕之

告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地理志肥如自屬遼西郡不屬燕武帝紀元朔元年秋匈奴

入遼西殺太守諸侯王表言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

北邊矣然則肥如之屬於燕必在元朔以前未析遼郡之時也先謙案肥如故城在今定

國使謁者呂宅法劾捕格殺郢人滅口至元朔中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事補注先

父便亦發定國下公卿皆議曰補注先謙曰皆字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道當誅上許

之定國自殺立四十二年國除補注宋祁曰四十二年當作二十四年周壽昌曰表作二

傳俱哀帝時繼絕世乃封敬王澤玄孫之孫無終公士歸生為營陵侯師古曰無終其所

歸天子不忍致法廢為合陽侯補注先謙曰自歸天子為句言歸命於天子也不忍致法

歸天子不忍致法廢為合陽侯補注先謙曰自歸天子為句言歸命於天子也不忍致法

年二十補注先謙曰史記有氣力三字師古曰呂騎將從破布軍制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補注先謙曰官本

浙本為布字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墳之師古曰悍勇也墳音竹刃反補注先謙曰顧

輕悍今本漢書並作吳會稽不知順帝時始分二郡漢初安得言吳會稽當是錢所見本

未誤後人妄增之齊召南云吳會稽言吳之都會也胡三省通鑑辨誤已嘗論之先謙案

高紀灌嬰傳功臣表周聚下皆言吳郡是楚漢間嘗分秦會稽諸子少師古曰乃立濞於

沛為吳王師古曰行至沛王三郡五十三城補注宋祁曰故東陽郡已拜受印高祖召濞

相之曰若狀有反相也師古曰若汝獨悔業已拜師古曰獨悔者心自懷悔不曰語人也既

謙曰史記因拊其背師古曰拊摩循之也一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

作心獨悔因拊其背師古曰拊摩循之也一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

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

有豫章郡銅山章昭曰此有豫字誤也但當言章郡今故章也補注齊召南曰案注中章

記大銅山在揚州江都縣西七十二里吳王濞即山鑄錢處小銅山在建安軍永貞縣西

北八十里案永貞即今儀徵縣放縣志銅山今並在儀徵界又池州府銅陵縣有銅官山

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補注先謙曰東煮海水為鹽呂故無賦國用饒足錢煮海收

其利已足國用故無賦於民也補注先謙曰正義云吳國民何得無賦如說非也山海之

利不賦之故言無賦先謙案下文明言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如說是張說非耳史記淮南

王安傳伍被言吳王上取江陵木以為船師古曰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

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眾師古曰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

師傳皆楚人補注錢大昕曰吳之師傳當是吳人而史稱楚者戰國時吳越地皆併於楚

輕悍吳楚異名其實一也朱買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

臣吳人而史稱楚士與此傳同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

師古曰提擲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愠師古曰愠怒曰天下一宗師古曰猶言同死長

也音徒計反師古曰愠怒曰天下一宗師古曰猶言同死長

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已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師古曰滋益也及後使人為秋

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瀆曰溥不自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

察見淵中魚不祥服虔曰言天子察見下之私則不祥也補注沈欽韓曰列子說符篇趙

淵中之魚者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反覺見責急補注先謙曰官本反愈益閉補注先謙

朝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師古曰言赦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

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其居國已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服虔

當為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者願其庸隨時

賈讀曰賈謂庸直也補注宋祁曰謂卒踐更皆得庸直也溝洫志蘇林注歲時存問茂材

賞賜閭里師古曰茂材之人也宅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其禁不與師古曰頌猶公也

刑法志年八十以上入歲以下當鞠繫者訟繫之注謂寬容之不桎梏也蓋頌亦訓容並

皆非也注從頌即從容此言公容隱之禁不與也如此者三十餘年已故能使其眾補

言吳過可削師古曰從數上書說之文帝寬不忍罰師古曰橫及景帝

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

王齊七十二城師古曰孽亦庶也補注錢大昕曰高紀封齊王七十二縣此云七十二或

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補注錢大昕曰楚元王傳及高紀俱云王三十六兄子王吳五十

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補注宋祁曰於古法當誅

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迺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為鹽師古曰公

禍大師古曰亟急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服虔曰

非宮中也服舍居喪之次至室之屬也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補注先謙曰史記此下

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補注先謙曰史膠西王卬已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

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

兵諸侯皆畏憚之補注先謙曰諸侯史記作於是迺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補注

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似不敢自外

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似不敢自外

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似不敢自外

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似不敢自外

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似不敢自外

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似不敢自外

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似不敢自外

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似不敢自外

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似不敢自外

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似不敢自外

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似不敢自外

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似不敢自外

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似不敢自外

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似不敢自外

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似不敢自外

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似不敢自外

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似不敢自外

繫足猶懼不見釋師古曰魯翁也謂歛之也案古累字也竊聞大王曰爵事有過補注先

責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本罪皆不合削地也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

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畱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補注王念孫曰史記同情相求

為韻情成爲韻則作成者是也淮南兵略篇亦曰同利相死同情相成補注今吳王自呂與

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已除患於天下師古曰循順也意亦可乎補注錢大昭膠西王瞿然

駭曰師古曰瞿然無守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師古曰營謂同繞之

得不以君事之而遠云反高曰御史大夫朝錯營或天子侵奪諸侯師古曰營謂同繞之

與榮通非同繞之義沈欽韓曰孔子世家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補注

日叛當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已起也補注先謙曰索隱

也吳王內呂朝錯爲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師古曰方洋猶翱翔也方音房又音旁

同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

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師古曰次舍息止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

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猶恐其不果迺身自爲使者行而去也至膠西面約之

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爲漢十二師古曰不當爲叛逆呂憂太后非計也

文穎曰王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迺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魯川

膠東濟南皆許諾補注先謙曰史記濟南下有濟北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削吳

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呂下膠西膠東魯川濟南楚趙亦皆反

發兵西齊王後悔補注先謙曰史記有欲築自殺四字案此時齊但城守聞樂布背約城

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師古曰渠大也與魯川

濟南共攻圍臨淄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師古曰悉盡

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

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補注周壽昌曰發下史記更有發字是也去此發字則二十南使

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補注先謙曰閩東越謂閩越東越也史記作南使閩越東越東

閩越未發也明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

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魯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

沙王子如濞曰吳芮後四世無嗣國除庶子二人爲幸教呂漢有賊臣錯補注先謙曰幸

字二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已侵辱之爲故孟康曰故事也師古曰言

不曰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師古曰人君者言絕先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補注

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師古曰狹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補注宋祁曰浙

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呂北直長沙者因

王子定之師古曰直當也言越地之北當長沙者也補注先謙曰南越已從

吳王何得更定南越南越二字上屬為句直長沙者但謂地近長沙者也西走蜀漢中

告越平定呂訖使報南越也走音秦補注宋祁曰顏注已北當作呂北使報當作便報先

謙曰定長沙蜀漢何用告東越南越如顏說皆非也史正義謂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

面師古曰淮南三王謂厲王三子為王者淮南衡山濟北也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

陽師古曰臨晉關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眾入蕭關補注王念

師古無音案轉讀為專專謂統領之也史記作搏索隱搏音專專謂統領胡兵又田完

世家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下文云王專并將其兵義與此

同專搏轉聲相近故專又通作轉莊子盜跖篇無轉而行無成而走長安師古曰走音奏

義即山木篇所謂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也先謙曰蕭關見武紀補注先謙曰官

本無注匡正天下呂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

師古曰言心有所欲壹有所出久矣師古曰謂發兵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

亡繼絕振弱伐暴呂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補注先謙曰史積金

錢脩兵革聚糧食夜已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為此師古曰為此謂欲反也為音于偽反願諸王勉之能斬

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斤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斤二千石千

斤封千戶補注先謙曰史記更有千石皆為列侯其呂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

得大將者其封賞則與大將同下皆類此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

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已差次受爵金它封賜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

近誤字据服注所見本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師古曰於舊爵補注王先慎曰軍是常形

矣吳王問吳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非必取於吳師古曰言處處諸王日夜用之不

會諸將帥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已聞七國反書聞天子適遣太尉條侯周亞夫

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補注錢大昕曰七國起兵

川膠東膠西皆故齊地史言擊齊擊齊地之反者耳故功臣表亦稱布以將軍擊齊有功大將軍竇嬰屯滎陽蓋齊趙兵

安傳伍被言吳王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故吳相爰盎召入見上問

呂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賊臣朝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師古曰適讀曰適補

下有過字先謙曰故反名為西其誅錯復故地而罷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次下亦同方今

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師古曰血刃謂殺傷人而刃著血也上從其議遂

斬錯語具在盎傳呂盎為秦常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中六年始奉宗廟使吳王師古曰

之意也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師古曰德哀侯廣之子也名通補注先謙曰輔親戚使至吳師

曰曰親戚之意諫說也補注先謙曰注文當在輔親戚下史記作遣袁盎奉宗廟吳楚兵

宗正輔親戚謂既奉宗廟威靈以往復命德侯以親戚骨肉之誼輔助而告諭之吳楚兵

已攻梁壁矣宗正呂親故先入見諭吳王拜受詔吳王聞盎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

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雷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亡走

梁服虔曰梁王與吳戰盎得奔梁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師古曰會兵謂集大兵傳音張戀

不能乘馳傳恐驛置煩擾也惟昌邑王入嗣大位乘七乘傳外此乘六乘至雒陽補注劉

傳者惟文帝由代入即帝位及條侯此役耳司馬相如使巴蜀乘四乘傳據滎陽然則得劇孟在滎陽當敘在雒陽下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

師古曰意不自言又曰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師古曰言劇孟既不動滎陽

陽曰東無足憂者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孟一游俠之士耳亞夫得之至滎陽

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孟一游俠之士耳亞夫得之至滎陽

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補注先謙曰官本奪都字

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泗水南入淮故謂之淮泗口塞吳

饑道師古曰饑古餉字使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已全制其極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以破吳必矣

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補注先謙曰昌邑山陽縣今濟寧州金鄉縣西北四十里

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宅奇道難立功臣願得五萬人

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曰反為名

此兵難已藉人師古曰藉假也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補注先謙曰別謂分兵猶言別將也

伯儻將兵降漢自為己利於吳為生患害師古曰蘇說非也上言難已藉人人亦且反王

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多他利害謂分兵而去前事不測或有利害難可決機耳非重

降漢者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

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已

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雷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

矣吳王問吳老將老將曰此年少稚鋒可耳補注先謙曰官本推作推是史記安知大慮於

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行間候司馬補注先謙曰

無二字文義自足疑此涉下行間而衍然傳本之誤由來舊矣通鑑亦無二字獨周臣不

用周臣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補注先謙曰酤酒無行酤先謙曰史記亦作酤通鑑同案如司馬相如之酤

酒不煩王薄之不任周臣乃上謁說王曰臣已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

願請王一漢節必有已報王適子之周臣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

舍召令人戶使從者已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

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補注先謙曰史記無至字通鑑亦無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臣一夜得三

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師古曰此音必寐反破城陽中尉軍

先謙曰城陽文帝封劉章為國時其孫延嗣位王國有補注先謙曰史記亦作酤通鑑同案如司馬相如之酤

中尉掌武職通鑑作陽城誤陽城縣不得有中尉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亦作酤通鑑同案如司馬相如之酤

日度音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背死補注先謙曰癰當作癰先謙曰

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蓋聞為善者天報已福為非者天報已殃高皇帝親垂功德建

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師古曰憐其國絕故加恩惠而更封

子叩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

亡命罪人亂天下幣如滄曰幣錢也私錢亂天下錢補注先謙曰史記亦作酤通鑑同案如司馬相如之酤

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留

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師古曰從音子容反為逆無道起兵已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

迫劫萬民。伐殺無罪。補注先謙曰燒殘民家掘其丘壘甚為虐暴而印等又重逆無道師直用反燒宗廟。補注沈欽韓曰此孝廟御物如滄曰鹵抄掠也師古曰朕甚痛之朕素服

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呂上皆

殺無有所置。師古曰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

壁。補注先謙曰敗當為破字之誤也史記亦誤元王世家正作攻梁破棘壁通鑑同棘壁即左傳宣公二年宋鄭會戰之大棘也史正義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

兩軍。補注先謙曰史記云遣六將軍兩軍作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愨條侯

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補注先謙曰官本使下無人字引宋祁曰上使告當作上使人告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

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李奇曰相即張尚也補注周壽昌曰尚以諫楚王或不聽被殺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

城守不敢西。補注先謙曰史記守下有堅字據孝王傳梁城守睢陽即走條侯軍。師古曰走音奏會下邑欲戰。師古曰下邑

備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叛散。於是吳王迺與其戲下壯士千人夜

亡去。師古曰戲讀曰慶又音許宜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數千人通鑑同此脫數字度淮走丹徒。補注王念孫曰淮當為江丹徒

聚亡卒。漢使人曰利咄東越。師古曰咄音徒濫反解在高紀東越即給吳王。師古曰給音也吳王出勞軍使人縱

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戰謂之縱蘇林曰縱音從容盛其頭馳傳曰聞音張戀反吳王太子

駒亡走閩越。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吳王駒此止駒一人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

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淄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淄川。王各引

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師古曰罷讀曰

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補注先謙曰官本用下有之字不聽。漢將弓

高侯。顏當遣王書。師古曰韓顏當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呂

從事。師古曰言王欲呂何理自安處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

迺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蒞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

狀。王頓首。對曰。今者朝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印等呂為不

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呂誅錯。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呂字引宋祁曰浙本且字下有以字今聞錯已誅。印等謹

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呂錯為不善。何不呂聞。及未有詔虎符。補注先謙曰義國謂齊言王何不以聞而乃擅發

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師古曰圖謀也補注王念孫曰案下

如印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淄川。濟南。王皆伏誅。鄆將軍攻趙。十月而

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呂劫故不誅。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徙王菑川詳見齊王肥傳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

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

贊曰荆王王也

補注周壽昌曰王也上應有之字先誤曰此

由漢初定天下未集

師古曰

故雖疏屬呂策為王鎮江淮之間

依史記贊語凡史漢此類無之字者甚多

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

晉灼曰田生欲王劉澤先使

望澤卒得王故云呂權激呂氏

注宋祁曰注文恐其當作恐以

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

呂金與田生

曰劉澤

生行說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罪事相累誤音力瑞反補注宋祁曰此中注言卿者浙

曰

義怒

然觀上言稱孤者三世疑危亦本是偉字後人不曉改之王念孫曰事發相重晉說

不危哉危讀為詭詭者奇異之稱猶言豈不偉哉耳高誘注淮南本經篇詭文奇

異之文也薛綜注西京賦云詭異也莊子德充符篇彼且斲以詭幻怪之名聞呂氏春

秋侈樂篇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日所未嘗見司馬相如封禪文云奇物譎詭俶儻窮變

王逸天問章句序云琦璋譎詭譎與琦璋同義故史記作偉

同聲而通用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

子德篇詭作危是其證也張衡西京賦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文義正與此同師古

讀危為安危之危遂以事發為事發覺相重為相累誤貢父又疑危字為後人所改皆由

不知危為詭之借字遂致紛紛

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斂呂使其眾

補注宋祁曰斂

字上當有賦字

之萌自其子興

師古曰萌

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巳封蓋防此矣

朝錯為國遠慮禍

反及身母為權首將受其咎豈謂錯哉

反及身母為權首將受其咎豈謂錯哉

師古曰此逸周書之言贊

引之者謂錯適當此言耳

